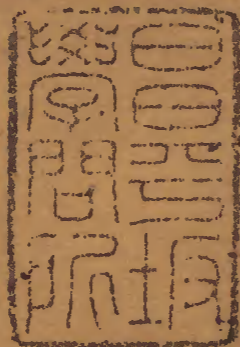


名山藏

坤則記一之三  
開聖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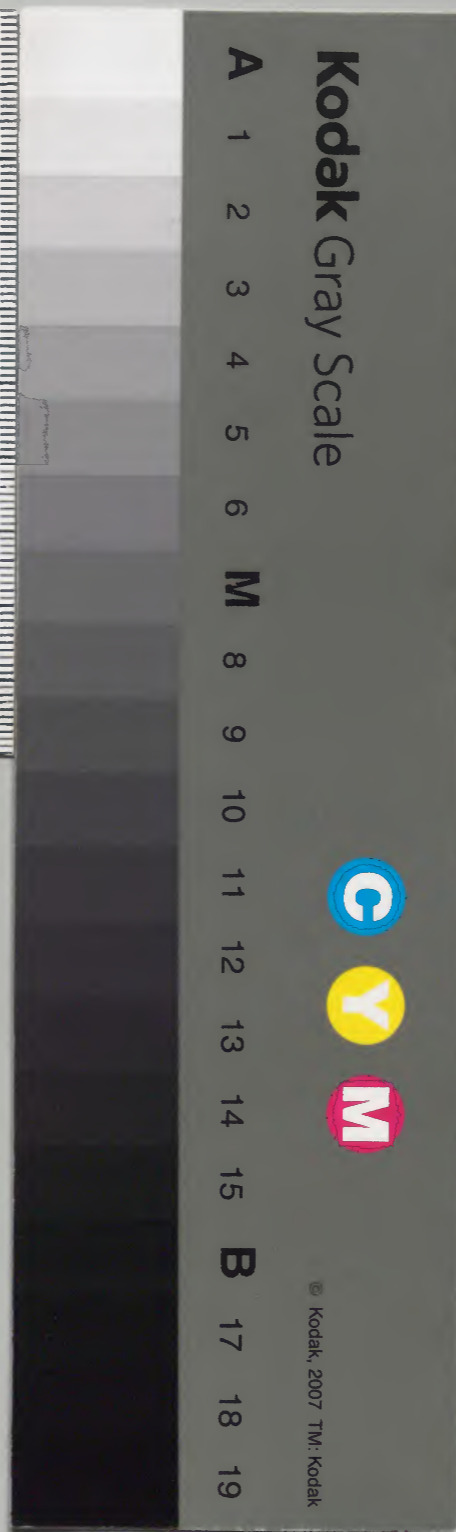


書門	二二九
類	函號
冊	三〇

內閣文庫	二二九	函
架	一〇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99
	冊數	40	(12)
	函號	286	77

十二



名山藏卷之三十一

漢書文庫

臣何喬遠恭輯

坤則記

馬皇后

徐皇后

張皇后

孫皇后

錢皇后

王皇后

張皇后

夏皇后

陳皇后

方皇后

李皇后

陳皇后

馬皇后宿州閔子鄉人先世默宋太保父馬公母鄭

媪馬公貧而俠歲儉以后托定遠人郭子興后智而

能勤女紅精異子興夫妻視如已女子興為濠帥奇

高帝收之幕下以后與婚子興男數困帝后左右之

名山藏 卷之三十一  
嘗懷焦鎚腐膺從在軍恐帝倉卒迫阨之不時度藏  
餽餌糗餌自不宿飽有識記書札委受倉卒取未嘗  
失遺帝帥師渡江后率諸將士妻妾從完緝衣服鞋給  
士恒至夜分帝禦陳友諒龍灣后盡發金帛衣服賞  
士時語帝以不殺人爲本人心皆歸卽爲天命帝甚  
善之旣卽位立爲皇后謂侍臣曰昔漢光武旣得天  
下舉麥飯豆粥以勞馮異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  
子構隙之際能消釋猜嫌皇后與朕起布衣同甘苦  
從在軍倉卒忍饑懷餽餌食朕比豆粥麥飯困尤過  
郭氏數疑朕朕徑情不恤后時時轉致將士所獻慰

悅其心及欲危朕后輒彌縫此又難於長孫朕或因  
服御詰怒小已輒進曰主忘貧賤時耶朕復爲惕然  
家之良妻猶國良相朕忍忘之罷朝語后后曰妾聞  
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貧賤時妾願  
陛下無忘群臣百姓后在中宮常勸帝親賢務學隨  
事幾諫講求古訓諭告六宮一日集女史清江范孺  
人等問漢唐以來何后最賢家法何代最正對曰惟  
宋爲盛后命錄其家法賢行誦而聽之或曰宋過仁  
厚后曰過仁厚不愈刻薄乎后顧問黃老何教也而  
竇太后好之女史曰清靜無爲爲本若絕仁棄義民

復孝慈是其教矣后曰孝慈卽仁義也詎有絕仁義  
爲孝慈者哉誦小書請帝表章焉帝謂后人君百責  
所萃一夫失所皆君責也后起拜曰妾聞古人有云  
一夫不獲時予之辜陛下所言古人心也帝前殿決  
事后或聞震怒還宮則數諫時時請帝赦小過以全  
器使帝爲后挽回刑殺者屢矣參軍郭景祥總制和  
州時人言其子多不法帝遣吏察之吏言景祥逐子  
子持稍欲殺景祥帝曰殺父之子固必誅也后曰吏  
恐不實郭惟一子殺不實絕郭後矣上復廉之果不  
實遂釋景祥子杖吏吳興民沈秀者家財累鉅萬有

益曰聚寶能益財爲帝造都三之一又爲帝犒軍帝  
曰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誅后諫曰妾聞法也者  
所以誅不法也非所以誅不祥民富敵君民自不祥  
不祥之民天將菑之未有不法以犯吏辟陛下何煩  
上釋秀流之雲南瘞其益城下名門曰聚寶帝兄子  
文正翰林學士宋濂得罪不被誅后皆有力焉居以  
不逮舅姑爲恨帝時追慕悲傷后亦流涕帝謁奉先  
殿后從當祭親之失其外家求訪不得言及馬公鄭  
媪未嘗不泣下平居大練澣濯衾裯弊敗曰古之后  
妃見稱載籍以富而能儉貴而能勤聞元世祖后煮

故弓弦事亦命練舊織為衾禍以惠孤老餘帛類絲  
 緝纍衣裳被褥賜諸王妃公主曰當知富貴之無常  
 蠶桑之不易時時舉稼穡艱難小民疾苦和睦昆弟  
 周恤親戚教諸王王妃太子諸王雖甚愛勉令務學  
 春坊贊善李希顏為諸王師或取管擊諸王額帝撫  
 而怒后曰惡有以堯舜撫吾子顧怒之耶李希顏夾谷人立論  
忠孝遇事以仁義太祖用薦手書徵之未樂中歸舊  
隱落鬼顛領囂然有操築鼓刀之風時臨盛會首戴  
箬笠身衣緋袍客或嘲之  
日戴者本質衣者君賜也  
 時語諸王妃公主當勤女  
 紅無坐而受福取惡造物妃嬪宮人被上寵有子者  
 厚待之命婦入朝廷接如家人禮然御膳上所躬自

省視之宮人請曰後宮幸衆無煩聖體后曰婦人事  
 夫不可不謹且吾自蠲潔不至使汝輩受責豈為無  
 人耶一以敬上一保汝輩也他日羹寒帝擲羹狼藉  
 后耳后燂再進其謹如此帝怒宮人后亦與同怒執  
 付宮正帝稍解問后曰不自責付宮正何也后曰妾  
 聞賞罰惟公足以服人故明主不以喜怒加刑賞當  
 陛下怒時恐有觭重付宮正則酌之矣即陛下論罪  
 人亦有司者治之耳上曰爾怒何也后曰妾之同怒  
 所以解陛下怒也帝語及窮約時事歸后功后起辭  
 謝曰但願陛下不忘曩時警戒為子孫無疆之床嘗

名山藏 卷之三十一 四  
問帝天下之民安乎帝曰善顧事不在爾后曰陛下  
父天下妾辱母之何可不知時水旱歲凶帝因告以  
賑恤事后曰妾聞賑恤之有方不如積蓄之先預帝  
深然之又言京師百官去家遠近不同其家貧富亦  
應自異俸入有限慮或不給衆庶固難有位亦艱值  
暑雨祈寒輒形嗟嘆帝感其意時存問周給之近臣  
及奏事官當會食廷中后取嘗不旨奏曰朝廷以天  
祿養賢故自奉欲薄養賢欲豐今典大烹者於羣臣  
皆不旨微非陛下意乎帝召光祿卿切責之后問太  
學生幾何帝曰數千曰悉有家否曰亦有之后曰人

才衆多廩之厚矣妻子不贍不累心耶帝卽命月給  
有家太學生糧爲故事帝發死囚成城后曰罰贖至  
恩也但疲囚加役恐不免死亡帝爲罷其加意臣民  
如此方諸將籍元庫后問皆何物帝曰寶貨耳后曰  
元有寶貨何以失之意者帝王之寶自有所在嘗語  
帝事幾得失本君心邪正天下安危係民情苦樂又  
曰法屢更必弊弊則生奸民數擾必困困則生亂帝  
皆命女史書之法武十五年八月后疾帝寢食不安  
羣臣請求醫禱于山川后謂帝曰不起命也禱醫何  
益抑醫無效上必錄醫是益妾寘罪也疾亟請求賢

納諫慎終如始使子孫皆賢臣民得所丙戌崩年五十一九月庚午葬孝陵諡曰孝慈皇后及小祥禮部奏令天下諸司致祭帝止之曰后在時不欲費天下財逾年宮中人作歌曰我后聖慈化家邦撫我育我思難忘不忘懷思於萬年泌彼下泉悠蒼天永樂元年六月 上尊諡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世宗十七年十一月辛未加上孝慈貞化哲仁順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子五人長懿文太子次秦王次晉王次成祖皇帝次周王皇女二人寧國公主安慶公主高后崩太祖不復立后也

高皇后成祖后也中山王長女自幼貞靜純明書史一目成誦不忘王與謝夫人愛異之繇是博通載籍每覽嘉言善行未嘗不一再思曰古人所載固欲來世倣行之高帝聞其賢爲燕王擇配焉既冊爲妃高后深愛重之燕王之國后理內政肅且和高后崩哀毀動左右蔬食三年既免喪語及輒流涕成祖靖難后與世子居守率將較士民授兵登陴成祖卽位冊爲后既位中宮愈自祇勵尤畱心民務凡有獻納多中上意數言南北累年戰鬪兵民疲敝宜休息之帝堯施仁自親始也當世賢才皆先皇帝所遺陛下宜

不以新舊間上燕居問先后遺言何者至要后能舉之乎后曰民心所歸卽爲天命皇姑言也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皇姑言也過仁厚愈刻薄皇姑言也賞罰惟公足以服人皇姑言也自奉欲薄養賢欲豐皇姑言也天下安危繫民苦樂皇姑言也靖難之興后弟增壽有陰戴建文君害之上將追封焉后力辭上曰非以后故后曰此陛下大德顧非妾志弟子景昌稚無知惟願賜之師教上勤政或至日晏后不敢先食一日退朝晏后請上曰吏部銓註循資朕親拔二十餘人爲方岳郡守不覺晏耳后曰牧守賢不肖

係民安否奈何循資哉然有異才必有殊擢有年勞亦有序遷兼用可也后問陛下誰日與圖治者上曰六卿理政務翰林職論思后請上悉朝見其命婦賜冠服鈔幣面諭曰婦之事夫奚翅衣服饋食而已必有助焉常情朋友之誠從違時有夫婦之言聽入則巽吾侍上旦夕以生民爲意每承顧問多見受納爾輩勉之肩觀女憲女戒諸家約其要義作內訓二十篇復采儒道釋嘉言善行類編勸善書示皇太子諸王而戒之曰積善如登山久必高積惡如穿坎久必陷又曰爲善如夜就旦漸覩天日爲惡如旦就夜漸



名山藏 卷之三十一 一  
入幽昏后奉祭誠敬事上恭勤教皇太子諸王惟孝親率民教妃嬪以下惟恭敬和睦教外戚惟奉法循理外戚有縱肆名責之謙慎者加賜賚喜怒不形下人有過勅使改儉素之風宮闈化之永樂五年七月乙卯崩年四十六疾革上臨問對曰命也今天下雖定兵甲不用然民生未大蘇息惟上矜念之又請廣求賢才別邪正勿庇小才勿廢小過子孫成之以禮宗室親之以恩無驕畜外家遺令皇太子夙夜君父勿過哀毀喪葬簡省毋妨臣民往者北京將較士民妻爲我授兵登陴近聞皇帝將北巡意願從行請恩

澤之今不逮矣后崩帝慟哭羣臣奉慰上曰皇后仁明賢孝漢馬氏唐長孫之流也雖處宮中一念在民繼今不聞善言矣因爲后薦大齋于靈谷天禧二寺聽群臣致祭光祿寺爲具物甲午冊諡曰仁孝皇后出內訓勸善二書頒賜臣民仁宗卽位九月壬午上尊諡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后子仁宗若漢庶人若趙王皇女永安永平安成咸寧四公主

張皇后永城人彭城伯張麒女仁宗后也洪武中冊爲燕世子妃永樂二年冊皇太子妃仁宗立冊爲后

宣宗卽位上尊號曰皇太后英宗卽位加上太皇太后正統七年崩合葬獻陵上尊諡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啓聖昭皇后始爲太子妃操女行甚謹手庖爨供成祖徐后膳成祖徐后皆喜仁宗爲太子時體碩腰數圍不能騎射成祖命有司減太子宫膳微后當成祖意太子幾廢旣爲后中外政事羣臣才品莫不周知宣宗卽位每軍國大議上稟命而行太后亦時時詢上外朝所平決是時海內泰寧上入奉內宮出奉遊宴四方貢獻雖瓜果微物亦必先上母子間慈孝聞天下三年上奉太后遊西苑皇后皇妃侍

行上掖輿登萬歲山奉觴上壽獻詩頌德太后悅酌賜上諭以保安天下意上稽首拜受五年春奉謁長獻二陵如漢明帝故事親橐鞬騎導至河橋下扶輦畿民夾道拜瞻感悅陵旁老稚亦山呼迎拜太后顧上百姓戴君以能安之皇帝宜念上奉太后過農家召問其老婦生業安否皆踴躍應對質朴如家人太后賜之鈔帛飯飲有進蔬食酒漿者太后取以嘗上扈從臣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請見行殿太后慰勞之輔等叩頭歸頌聖德大訓太后曰爾等先朝舊人勉輔嗣君賜酒饌金幣旣還京他日上

謂士奇曰皇太后陵還道汝輩姓名行事甚習言輔武臣也達大義義重厚小心第多思而少斷汝能正言無避忤先帝或數不樂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又有三事時悔不從皇太后又教朕謹聽正言朕服膺之太后待外戚嚴其弟昇至醇謹矣然不許預議國事楊士奇言昇所議皆公皇太后母慮卒不許宣宗崩英宗方九歲太后謂國福長君欲召立襄王不果乃除罷宣宗宮中一切玩好及諸不急之務英宗立大臣請太后垂簾聽政太后曰毋壞我祖宗家法委政三楊從中主之致書其兄景及弟昇曰吾不幸侍仁

宗皇帝日淺長子宣皇帝又逝長孫皇帝幼冲保持

在我我日夕不遑言念外家同歸于善我兄弟曲體

吾心循禮恭儉恣飭子僕繼自今惟朔望朝參勿與

聞朝事

宣宗為皇太孫時昇嘗隨侍甚恭生平循理奉法卒之日遺囑子孫戒勉諄切士林多之

時太監王振揀司禮太后令凡事付閣議乃施行已

遣中官問驗或不付必責之二年御便殿召張輔楊

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女官左右侍雜佩刀劍上東

立輔等立西下太后顧上曰此五臣先朝所簡皇帝

必與計頃召振振至太后改色曰汝侍皇帝不律多

賜汝死女官刃加頸上跪請五臣皆跪太后曰此輩

名山藏 卷之三十一  
自古多誤人國皇帝幼烏知之且以皇帝故寬汝母  
再也及大漸召士奇榮溥榻前問國家尚何大事未  
辦者士奇舉三事其一言建庶人立四歲雖已亡當  
修其實錄其一言太宗詔有收方孝孺諸臣遺書者  
死宜弛其禁后默然竟不見諸遺詔

孫皇后鄒平人父忠永城主簿彭城伯張麒妻昭皇  
后母也故永城人章帝爲太孫時成祖爲選婚彭城  
伯夫人言后於仁宗得入宮方十餘歲仁宗命昭皇  
后育之已胡皇后中選爲太孫妃命后嬪仁宗卽位  
冊胡皇后爲太子妃而亦賜后妃冠服章帝卽位冊

胡皇后爲后后爲貴妃寵冠後宮宮人有子貴妃子  
之得立爲太子是爲英宗皇帝胡皇后知上意在貴  
妃復遘疾上表遜位上勅禮部皇后自惟多疾不能  
躬承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退朕念固拒陳辭益切  
貴妃孫氏昔我皇祖選嬪于朕德義茂焉所生子已  
立爲太子羣臣咸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聖母命朕  
從衆請其冊爲皇后三年三月朔日也英宗卽位上  
尊號曰皇太后車駕北狩賴太后因廷議使景帝居  
攝不南遷景帝卽位加上上聖皇太后英宗在虜中  
太后寄往禦寒裘貂及在南宮時入省視太監王誠

舒良密議俟太后入以景帝旨卽留之南宮太后不敢復往石亨陰結太監曹吉祥蔣冕等謀請復辟密白太后許之旣復辟岷王徽燦請上太后尊號禮部尚書楊善以爲請上曰非祖宗制朕不敢以人子私情徇居一歲尚寶少卿錢溥言于兵部尚書陳汝言曰上復辟太后當時不手詔則曹石等焉敢提兵入禁中今曹石等受賞太后尊號未上非所以歸功慈宮汝言入告上以後二年尊太后曰聖烈慈壽皇太后太后母董夫人年九十生子五人繼宗紹宗顯宗續宗純宗及諸孫數十人竝以太后故賜官爵繼宗得爵會昌侯董太夫人弟興亦封海寧伯然太后故無私外家意繼宗已侯左右又爲紹宗求恩上謂李賢曰比授孫氏官朕數請太后乃得且不樂者累日曰我家何功濫恩至此物盛必衰一旦犯法不得救已今左右復爲求恩謂愨太后心不知太后正復不爾賢歎服太后盛德因從容問祖宗來外戚不得預政今會昌侯領京營軍太后知乎上曰近侍初言京營軍非屬皇舅不可備非常太后悔至今顯宗縱家奴奪人田私起店房截奪商貨上命議如法會昌侯頓首幸念董太夫人上曰豈可以皇親故撓壞命還

名山藏 卷之三十一 一  
民田毀店房枷奴戍之四年令冒迎駕功者皆自首  
繼宗首其子弟家人二十餘上用李賢言革去家人  
存其子弟而曰若白太后不侯矣六年崩合葬景陵  
上尊諡曰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  
錢皇后英宗后也海州人父貴以燕山護衛副千戶  
從成祖北征陞都指揮僉事后以正統七年冊立孝  
謹無妬忌英宗閔后族單微欲侯之后輒遜謝故后  
外家獨不封英宗北狩傾中宮所有佐迎駕費夜哀  
籲天倦臥地上損一肢傷哭之至復損一目英宗歸  
南城不自得后曲慰解后無子貴妃周有子既復辟

太監冕請於皇太后立貴妃英宗怒立斥之先是孫  
太后子英宗無敢言者太后崩后具言之并為胡廢  
后白枉上莫知母宮人為誰竟已而復胡廢后為故  
后景皇后以郕王妃居宮中后禮焉如妯娌英宗臨  
崩念周貴妃有子后無子恐千秋萬歲後不得同穴  
特命大學士李賢曰錢皇后千秋萬歲後當與我合  
葬賢退而書之閣中憲宗即位欲上兩宮徽號周貴  
妃不欲后竝稱曰豈有無子為皇帝稱太后者上不  
敢違慈旨使太監夏時下外廷議時倡言曰錢后無  
子損目損肢久病宜特尊上生母為太后李賢曰遵

名山藏 卷之二十一  
遺命大學士彭時曰是夏時出旨示諸臣曰宣德朝有故事尊號不及胡皇后賢時竝語曰胡皇后當時讓位居別宮今太后名位在也何可比宣德夏時曰便表讓何不可者時曰胡皇后讓位宣廟在也先帝已大行臣子誰敢爲太后讓者諸臣不發一辭夏時厲聲曰公等二耶二者罪矣彭時拱天而語曰兩宮同尊陛下之孝也臣子所不敢不極言爲此耳錢太后已無子又誰利耶有太祖太宗在天之靈又誰二耶諸臣皆曰善夏時以聞上言聖母再三方得請擬書矣彭時又曰太后上當加二字而上生母稱太后

夏時曰已同尊何別之彭時曰別則便於稱皆曰善乃加稱慈懿皇太后及營裕陵彭時復與賢計昨上徽號事周折如此今營陵宜三穴賢曰是具疏言上曰作雙穴制也下廷議夏時復倡言不可衆顧望不對事寢憲宗四年太后崩周太后又不欲后合葬上復使夏時懷恩召大臣議彭時首對曰合葬裕陵主祔廟定禮也禮部尚書姚夔言是懷恩心知是無所言夏時曰不可慈懿無子損目損肢豈可入山陵第比諸胡后彭時曰非禮也太后母儀天下且三十年議別葬臣子忍耶事不小他日上召問閣臣及諸內

臣彭時仍以合葬對上曰朕豈不知他日妨母后彭時對曰皇上孝事兩宮聖德彰聞禮之所當孝之所歸也商輅曰不祔葬損聖德劉健曰孝也者從義不從命上默然良久曰不從命尚孝耶彭時對曰先帝待慈懿皇太后具有始終合葬裕陵左虛右以待太后千秋萬歲後先帝臨崩所以命李賢也陛下宜體先帝夏時曰前議三穴不果矣今再耶彭時曰慮今日是以有前議上心然之未敢違太后彭時等出明日復上疏大行皇太后作配英宗陛下正位尊爲慈懿皇太后宮中之德名位之重海內臣庶莫不仰承昔漢呂后有罪宋劉后無子猶得合葬祔廟皇太后千秋萬歲後與慈懿皇太后曰在陵廟政足見皇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懸長之久偶匹無疆請下禮部議七月戊午朔禮部尚書姚夔集廷臣九十九人議大行皇太后作配先帝二十餘年誠孝一心夷險一德先帝眷禮始終無間陛下嗣位旣隆所尊加慈懿之稱復崇所親上皇太后之號天下皆知陛下至仁大孝體先帝初心萬一大行皇太后與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不合葬同祔安保將來無有議改上曰卿等言是也顧朕屢請未得乖非禮忤非孝卿爲朕圖



名山藏 卷之三十一  
之明日群臣百餘人先後上疏又明日禮部尚書復  
合諸大臣上疏力言跪伏文華門外有旨且退皆叩  
頭不得旨不敢退上固請太后自己至申乃得遂批  
疏聖母從矣皆呼萬歲出七月丙子上尊諡孝莊獻  
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九月庚申祔葬裕陵  
然異隧焉去英宗玄堂可數丈許中室之虛右壙待  
周太后則其中有隧通道而又不得與於奉先殿之  
配祭孝宗十七年周太后崩上召問劉健李東陽謝  
遷出裕陵圖指示曰有二隧是者可往來是者室不  
通皆當日中官爲之比見成化間彭時姚夔等章奏

光朝大臣爲國如此健遷對曰英宗皇帝有遺命曰  
合葬先臣李賢記在閣上曰奈何違之東陽對曰以  
周太后故先帝委曲至此非其意也上曰先帝亦不  
得已耳欽天監言上千英廟陵堂恐動風水朕謂今  
開壙合葬不爲動乎因以指畫紙曰皇堂塞天地閉  
皇堂一通風氣流行朕發素誠當無慮動健等皆力  
贊上曰祔廟禮尤宜講健等言祔二后自唐人始也  
祔三后自宋人始也漢以前一帝一后而已曩者議  
定合祔配享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  
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復請上曰事須

師古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朕不敢忘顧私情耳祖宗  
來一帝一后今竝祔後來恐靡底且先生輩尚不知  
奉先殿祭也皇祖特座一飯一匙而已夫孝穆皇太  
后生朕朕已別祀之奉慈今仁壽宮前殿寬朕意欲  
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皇后於後歲時祭  
享焉如太廟東陽曰陛下言及生身母后萬世之心  
也上曰朕仰而思之夜以不能寐行則非祖宗之禮  
也不行則違先帝孝群臣猶可奈先帝何抑祖宗禮  
尤重也先生輩朕腹心大臣好處之健等請禮部會  
群臣議既議如上旨上問仍稱太皇太后可否皆對

曰別廟可也一再日上復出奉先殿圖示健指仁壽  
宮前可廟處曰廟成并遷孝穆太后于此皆對曰善  
再問再對遂命爲廟頃之欽天監奏通陵事歲向不  
利內官監亦言英廟寢旁難輕動竟不行上意終不  
已就陵殿移英廟神座居中孝莊左孝肅右

王皇后上元人憲宗后也中軍都督追贈阜國公鎮  
之女憲宗爲太子時英宗選后與廢后吳氏及柏氏  
三人留宮中爲太子妃意屬后会章皇后崩既英宗  
亦崩左右竊疑后不利憲宗卽位皇太后復命禮部  
采擇三人選如故而主選者爲司禮太監牛玉受吳

后父賂立之立踰月上察吳后德不稱知非英宗意所屬廢吳后立后焉后在中宮時萬貴妃譎智善媚上官其父兄子弟貴震一時寵之專宮常令戎裝侍酒使太監段英掌宮而后無所妬忌孝宗卽位上尊號皇太后孝宗至孝歲歲上壽不絕太后亦孝孝宗孝宗崩太后傳諭內閣自古帝王能孝親脩德如大行皇帝者恐不多得內閣先生須定一佳諡傳之無窮故國家故事列聖諡率上十六字而未總以孝而孝宗獨以爲廟號武宗卽位加太皇太后五年上尊號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十三年二月己卯崩合葬茂

陵上尊諡曰孝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張皇后孝宗后也興濟人父巒母金夫人夢月入懷生后后當適人所適病選爲太子妃所當適者病已及孝宗卽位立爲后至愛矣宮中同起居無所別寵如民間伉儷然巒自都督同知封壽寧伯其卒也加贈昌國公子鶴齡嗣侯而鶴齡弟延齡亦從都督同知進封建昌伯竝加保傅巒從兄岐舉進士有吏才以按察副使超遷都御史皆用后故后家姻黨伯堅等數人盡受中書舍人若錦衣百戶等官帝又爲后立家廟於興濟土木壯麗興作以數年明興外戚之

各山藏 卷之三  
寵無過張氏矣二齡出入宮中無忌縱家人開店肆  
截商貨暴橫都內外侵奪民財強取人田舍子女諸  
亡賴子弟皆爲其門客豪奴凌虐縉紳篡取獄囚市  
津壘斷往往張氏人莫敢問揚州府同知葉元者辱  
張氏人元入京師張氏羣僕擁入吏部執撲之后在  
宮中數數行其意而孝宗隱隱爲仁惠嘗與后会食  
后怒詈一中官帝亦與之同詈則語之他所曰母怖  
也山東副使楊茂元以河決論事言水陰象應在后  
宮后怒甚上爲后徵茂元至則請杖責之竟謫爲長  
沙同知御史胡獻論二齡上下之獄竟解戶部主事

李夢陽言二齡二齡奏夢陽謗訕母后當斬金夫人  
入泣訴上下夢陽詔獄他日與后夜遊南宮二齡侍  
酒半上召大齡膝前解之曰母使我以外戚殺諫臣  
上之所以內應后而外處羣臣如此上崩武宗卽位  
上尊號皇太后五年加上慈壽皇太后武宗晏駕太  
后委用楊廷和散豹房收江彬下獄以待世宗世宗  
入嗣初母太后繼則母本生獻太后后以皇伯母居  
仁壽宮加上尊號昭聖慈壽皇太后大齡以定策功  
進爲公小齡進爲侯三年獻太后尊稱已定復加后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先是世宗居藩邸業聞二齡

稔惡狀未有以發也正德中延齡家奴景者其父祖善六甲六丁能鬼奴儕景信其術後祖父子相忿詈景譖之小齡逐之祖怒奏小齡與景陰謀爲逆武宗於外氏素疎大震怒下多官廷鞫之延齡兄弟闔門惶懼太后居間往來鶴齡亦厚有所獻乃竟罷其朝參會祖飲藥自殺上益詰責刑部尚書張子麟等究祖所以死狀祖實飲藥乃解至嘉靖初小齡家婢竊其金施僧小齡殺僧及婢焚其屍而指揮司聰者素爲小齡行錢多負小齡索之急聰乃撫祖景事恐之小齡怒搜得其奏草亦杖殺之召聰子昇令焚聰屍昇怨竟奏小齡前時罪太后以皇伯母居宮旣無所修敬於睿太后而上嘗朝太后待上倨又上藩邸時業聞二齡狀則怒延齡下刑部按其謀逆事刑部尚書聶賢尚以太后故寬之上言諸奸殺人有狀獨祖景事歲遠無左證卽亦未成上則大怒曰論謀逆者謀不謀耳以成否耶詰責賢等欲窮治延齡罪皇太后窘迫無所出會袁冲太子生太后請入賀上知太后欲有言謝不見太后使人請亦不許輔臣張孚敬乃上奏曰延齡驕恣亡狀過惡在先朝殺人之事則誠有之顧實未反且孝宗皇帝獻皇帝兄也延齡其

懿親陛下宜推獻皇友愛之心以全柳房之誼母傷  
伯母心上下手書曰親不過同姓同姓爲逆其能免  
乎天下者高皇帝天下傳我孝宗皇帝法高皇帝法  
卿慮傷皇伯母心者慮傷高孝二廟心邪乎敬復奏  
曰臣萬死不能感悟陛下臣受恩深重不敢不悉對  
當陛下嗣統時昭聖太后心子陛下在朝諸臣多設  
謬妄惑誤太后陛下獨用臣言排破衆議孝隆所生  
伯母皇太后然而朝士歸過陛下至今未已茲者延  
齡被罪大小臣工默無一言誠幸太后不得善終以  
深陛下之過耳夫謀逆之罪滅人種類必欲成獄當  
坐族誅昭聖皇太后獨非張氏之人臣又不審陛下  
何以處此上乃坐延齡殺人絞死罪降鶴齡南京錦  
衣衛指揮會冬月當決囚上意未已令考問漢薄昭  
故事乎敬又復奏曰明律皇家袒免以上親太皇太  
后皇太后總麻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皇太子妃  
大功以上親犯罪當議公侯誓券有免死文延齡戚  
則皇太后親也爵則故侯陛下欲以祖宗法處延齡  
此亦祖宗法也且法公誠矣太后固未免兄弟私情  
萬一隅泣感傷孝宗時天下之人固不可家喻而戶  
曉也上曰且爲卿已太后念兄弟顧無如司聰父子

名山藏 卷之三十三 一 三  
何爾二齡既重得罪諸奴利其財數數逆上意構怨  
家掇拾脅賂不得則訟言男子班明者奏鶴齡私通  
益莊王造符呪壓帝星上逮鶴齡道死班明坐誣謫  
戍而市人劉東山者陰賊人也以他事繫獄延齡久  
繫獄中怨望則時時撫採傳志賞罰無章之事書其  
端曰君道不明東山候其書竊取之他日牢吏弛延  
齡鉗繫自便繫東山東山不受繫吏笞焉東山忿因  
挾延齡手書上奏奏及吏上復大怒曰死革無君果  
矣召赦東山加等延齡以斬諸刑部官先後弛繫者  
皆罪東山出益僞張疏草持喝延齡家日鮮衣怒馬  
恣行長安市百官皆畏之大學士夏言曰誰能治此  
御史陳讓曰讓能一日東山怨其父關弓射之不中  
父告讓讓窮捕東山東山急反告讓復誣二齡與其  
諸子宗說宗儉爲推背壓星圖魘鎮聖母皇上圖凡  
五十餘向年班明言皆是延齡家人往來仁壽宮盜  
內藏伺上動靜御史讓與通賄上大怒逮讓等與延  
齡皆移繫詔獄東山因益株引所不快定國京山諸  
公侯俱坐繫太后至衣敝襦席藁爲延齡請上猶不  
許陳讓從獄中上書東山等結構奸黨瀆毀聖躬妄  
連宮禁陛下有帝堯既睦之德而東山敢對陛下言

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底豫之孝而東山敢對  
 陛下言暴秦遷母之事若復赦不誅則將睚眦殺人  
 如郭解矣離間骨肉如江充矣忍於弑父而邾定公  
 瞿然失席矣書奏上知東山誣會按詔獄者指揮王  
 佐佐謬為私東山者次第餽得其情上奏反坐上乃  
 械死東山赦出讓等而延齡竟以前罪長繫陳讓晉  
江人舉  
鄉試第一嘗取京師民家女為妾妾姓朱東山反告  
讓言讓娶宗室女讓逮繫時妾與並逮錦衣以鐵撻  
撻妾指並不承讓後上書言章聖太后  
合葬事黜為民隆慶初贈光祿少卿二十一年八  
 月太后崩諡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  
 延齡乃誅始巒故宦族應貢入太學為人敦孝友重  
 信義及為外戚益謙謹禮接士大夫夫人皆賢之二齡  
 驕縱以至亡敗

夏皇后上元人武宗后也以正德元年冊立父儒封  
 慶陽伯而貴妃沈氏父傳吳氏父讓皆為指揮僉事  
 三家竝給腴田為莊已三家竝受奸民投獻奏求近  
 畿縣地畿民苦之世宗即位命悉還民后以世宗即  
 位歲上尊號曰皇嫂莊肅皇后十四年崩禮部上喪  
 儀請上素服冠經帶舉哀臣民二十日如禮上曰嫂  
 叔無服又兩宮在上朕服青臣民如母后服矣禮部  
 尚書夏言言皇上以嫂叔絕服則羣臣不敢服素見



皇上請暫罷朝參許之頃之下羣臣議諡明禮帝后諡竝用十二字至是大學士張孚敬曰大行皇后皇上嫂與累朝元后異諡宜用二字或以四大學士李賢曰二四少請用八都御史王廷相曰均帝后也何殊之夏言集上其議因奏古人尚質諡法簡稱其行後人加增臣子之情也生今世則當行今禮大行皇后諡其於皇上服制有無名分尊卑固不相涉帝后嬖美妻以夫尊列聖元后十二字矣諡文不一跡涉減損二四或八於禮無據請皆以十二字上曰朕昔在藩臣子也則今無有事嫂如母之義兩宮在上非朕自尊抑昭聖皇太后於皇嫂實壓母道其再議禮部請如孚敬言字用二上曰用六數既半合陰焉於是上諡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十五年上曰禮不備不稱配武宗加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十二字如故

陳皇后元城人肅皇帝元后也少時與諸女擲錢戲錢四側既長張太后爲肅皇帝選婚望氣者言大名有皇后氣得后立焉嘉靖元年也上授后父萬言都督同知賜第西安門外工部尚書趙璜言西安門近宮治萬言第請毋過高廣上怒逮營繕郎中葉寬員

外郎翟璘下獄久乃釋更封萬言泰和伯給世券萬言數侵牟其縣民縣令張好古執其僕杖之亦坐下獄然上終不令外戚如嚮者張夏二家矣上初卽位方銳意修身齊家如古帝王其接后以禮而他日張文二妃尚茗上稍循視其手后恚投盃起上大怒竟悸墮姪崩七年十月也上曰上有兩宮皇太后宜殺其喪禮裁定禮部所上儀注上玄冠素衣十二日更服淺色衣聽政西角門朝兩宮則具如常服百官三日臨喪服十二日朝則玄冠素衣通二十七日閣臣張璠以爲不可請上素衣經帶十二日乃更服玄冠素衣通二十七日百官素衣經帶隨西角門上曰不如朕言朕且以九日釋矣璠曰不可天子與后猶父與母春秋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焉爲后也古人服妻三年後世易以期期之喪諸侯絕旁期也妻之喪正期也日易月殺矣殺之九日後若有殺者則將無也且寧忍臣子不終君母之服者上曰上有兩宮皇太后詹事霍韜曰今百官有妻之服不當公古人父在喪母杖不上於堂避尊也臣請陛下玄冠素衣御西角門十日卽玄冠玄裳御奉天門百官朝則玄冠玄衣退則素二十七日除謂夫陛下二十七日皆御

名山藏 卷之三十一  
西角門則無辨於大喪也百官素衣朝中門則禮不  
肅敬也陛下卽以玄冠玄裳御奉天門者當陽之義  
也知百官有妻之服不當公百官退而素不敢見陛  
下避尊之義也如古人杖不上於堂庶幾夫變於禮  
者之禮也上可其奏諡悼靈皇后以其年別葬之天  
壽山襖兒峪萬歲後母同穴也葬之日出梓宮王門  
罷辭祖禮百官一日臨都給事中王汝梅諫是非所  
以齊體至尊上曰上有兩宮皇太后十五年禮部尚  
書言上言先皇后正位中宮母儀天下七歲矣天崩  
諡悼雖侔古法而靈義有六類非美稱請下翰林更  
諡上意既久釋許改諡曰孝潔皇后繼后后者方皇  
后上愛之后崩預祔于太廟而后竟祔奉先殿東室  
莊帝卽位下禮官議國家自宣宗以前陵寢合葬一  
后而已至裕陵則二后祔茂陵則三后祔若太廟祔  
享一帝一后后惟元配恭惟孝潔皇后大行皇帝元  
配也宜合葬永陵祔享太廟若遵大行皇帝之舊則  
舍元配也若同祔則二后也皆不應舊制臣竊以大  
行皇帝升祔之時宜奉孝潔皇后配遷奉襖兒峪梓  
宮合葬永陵孝烈皇后移主於陵廟制曰可上尊諡  
孝潔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

方皇后江陵人肅皇帝第二后也帝卽位且十年未有太子張璉言古者天子立后竝建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所以廣嗣也臣願及陛下乘茲鼎盛博求淑女爲胤祥計帝從之其明年后與鄭氏王氏閻氏韋氏沈氏盧氏杜氏竝冊爲九嬪冠九翟冠大彩鞠衣圭用次玉穀文冊黃金塗視皇后殺五分之一至期帝袞冕告太廟還服皮弁御華蓋殿傳制遣勳戚文武大臣行冊禮旣冊從皇后朝內廟禮成百官稱賀帝皮弁受見蓋創禮也后端慎不怠甚稱帝意張后廢上屬后舉示夏言言對

曰臣請爲陛下賀夫天圓而地方者也上喜遂以其年立爲皇后進封僖嬪沈氏爲宸妃麗嬪閻氏爲麗妃副之故事立后謁內廟而已帝以天子立三宮所以共承宗廟禮經有廟見之文下翰林禮部議議如旨正月壬子帝御奉天殿遣太傅武定侯勛爲正使少傅孚敬爲副使持節冊立爲皇后帝率謁告太世二廟乙卯頒詔天下丁巳受命婦朝賀於未央宮帝之薦高皇帝后尊號也后捧高后主亞獻睿皇后升祔忌辰帝率后與諸妃親之睿皇后旣祥以后奉几筵恭特進封其父都督銳安平伯帝待宮人主宮人

怨謀弒逆二十一年十月帝之所幸曹妃及寧嬪王氏侍寢寢熟宮婢楊金英張金蓮等十餘人以組縊帝項釵股刺其囊組誤爲死結不殊金英恐走告后后馳至解帝組帝乃蘇趣捕金英訊之辭首王寧嬪曰曹妃雖不與亦知謀是時帝病悸不能語后以帝命收曹妃及金英等十餘人磔于市并收斬其族屬十餘人帝愈曰曹妃我所愛豈宜生此心寃之銜夏言焉上德后之抹之復進封父銳爲侯久之上念曹妃終疑后二十六年冬十一月宮中火中官請救后上不應后遂崩上諭禮部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冀相始終不意遽逝痛切朕情其葬以元后遣太傅兼太子太傅成國公希忠爲正使持節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殿大學士言爲副使捧冊諡爲孝烈皇后帝曰諡后禮重其命二使上殿拜命於門內母如故事內侍傳授節冊者其明年春喪百日修齋薦于朕御之仙宮百官素服供事毋怠五月葬永陵將葬禮部具儀請帝曰梓宮行中道虞如禮制用九數往者孝潔皇后崩上避慈宮且別有謂今孝烈皇后功德俱踰非朕私嬖且夫卽享於太廟禮部言曩孝潔皇后梓宮入山陵百官喪服送至土城祭畢

還各常服辦事俟迎主用烏紗帽素服但孝潔皇后自發引至主還且半歲爲日久今數日耳請令祭畢還京諸臣入朝亡論在事俱素服烏紗帽黑角帶主還京而除帝曰昔有兩宮在從君敬所尊今日卿等有母義隨喪往來者仍當制服祭畢還者以烏紗帽素服入朝素服素冠辦事迎主之日仍制服思善門外行安神禮更素服素冠從事既葬禮臣議如孝潔皇后奉主奉先殿東夾室帝曰其設於坤寧暮年當祔廟耳及暮當祔禮部猶以孝潔故事請帝曰奉先殿東夾室非當祔之正其卽祔太廟輔臣嚴嵩尚書費案等詳議之嵩等言祔祖姑禮也請歲時饗獻之太廟藏主則幄憲廟皇祖妣之右傍以從祔於祖姑之義而帝欲卽已太廟新序祔后諭嵩等曰祔禮至重豈可權就后固非帝乃配者自有一定之序遵禮遞遷不及祝而已安有享從此而主藏彼之禮今太廟九室皆滿其奉祧仁宗祔朕他日之新序嵩對祔新序非臣子所敢遽言乞下廷臣議帝曰孝慈皇后有故事嵩對曰仁宗他日所必祧者今則有皇上在陰不可當陽位上命且已待再期姑藏主皇妣睿皇后側明年再暮奉主睿皇妣側入享於太廟位設新

序不及祝而帝終欲祔后太廟又一年后忌晨禮部尚書徐階請所祭上曰奉先正殿未設后位朕前慮矣復命會議階與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發言不可餘不出一聲階上奏孝烈皇后久正中宮功德隆茂專室祔享經禮昭然遽及廟次則臣子之情有所不敢抑亦不忍請祔皇妣側如初是時帝使覘會議者得狀及疏入曰爾等懷貳之心牢至今耶以朕躬正義也乃無肯奉旨者階思忠二人議定卽是矣階思忠惶恐言祧仁宗是陛下自預廟也臣聞夏人之廟五商以七周以九五可七七可九九則九可十也請爲十廟祔孝烈皇后母祧仁宗陛下亦無豫焉帝曰會議當人人盡言今兩人各一言而止臣子之誼當祧當祔宜力請乃自爲見苟禮矣何避豫爲其更議階等乃如指議上報聞因上祧祔儀注而請曰忌祭近矣望可臣奏帝猶銜初議曰孝烈皇后非六禮之始所奉者入繼之君忌不祭可爾階等惶恐請益力帝曰非天子不議禮后當祔廟朕久諭之顧謂未宜徒飾忠言惑愚聽實欲待題朕主矣因諭嚴嵩曰禮官卽從朕勉強耳諸臣爭親爭帝爭祔爭名三十年矣尚不明至此耶卿卽不忍奉祧仁宗且置后主別廟

將來任臣下處置令忌日奠一卮酒不至傷情卿等  
其更言之于是禮臣不敢復言第請如勅乃罷後二  
年六科官表賀正且思忠爲首帝猶以前怒摘其表  
語詰責杖之百發爲民云蓋是時帝固以后抹榻寢  
之變亦念后先歷於孝潔又以睿考入太廟非臣子  
公論恐千秋萬歲後所祧主或非仁宗而在睿考故  
欲后先祔羣臣之意亦不在不欲帝自豫廟者以孝  
潔元配不祔故未敢遽祔后穆宗卽位上尊諡曰孝  
烈端順敏惠恭誠祇天衛聖肅皇后用禮官議奉后  
主弘孝殿

李皇后穆宗后也昌平人德平伯銘女穆宗爲裕王  
冊爲妃以世宗三十七年薨王邸穆宗卽位諡曰孝  
懿皇后六年秋神宗卽位加上尊諡孝懿貞惠順哲  
恭仁儷天襄聖莊皇后合葬昭陵主祔廟

陳皇后穆宗次后也大名人李皇后以太子妃薨冊  
后繼之穆宗卽位冊爲后旣以無子故出居別宮且  
一年后疾左右無侍者外廷以爲憂旣疾甚試御史  
詹仰庇上疏曰天子有后猶天有地分陰陽之理建  
天下之極者也皇后先帝所賜以配陛下以位中宮  
陛下宜遵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



四方家人之則切聞皇后舉止端莊久拂聖意而去  
 歲車駕謁陵皇后隨輦朝野慶欣羣疑消釋近聞久  
 離坤寧置之別宮寢食起居左右無侍以致抑鬱成  
 疾陛下略無眷顧中外憂懸萬一不起如聖德何上  
 曰后無子多病近移居別宮冀稍安適或可暢意爾  
 不曉內廷事乃妄言神宗卽位加上仁聖懿安康靖  
 皇太后太后以貞靜慈儉化訓宮掖數戒飭外家稟  
 禮守度以保終始萬曆二十四年七月崩上尊諡孝  
 安貞懿恭純惠佐天弘聖莊皇后

名山藏卷之三十一

臣何喬遠恭輯

坤則記

周太后 紀太后 邵太后 杜太后  
 李太后

周太后昌平人憲宗生母也慶雲侯追贈寧國公周  
 龍女天順元年冊為皇貴妃憲宗卽位上尊號皇太  
 后封其弟壽為慶雲伯彧為長寧伯一門二伯其子  
 弟竝授指揮千百戶成化二十三年加上尊號聖慈  
 仁壽皇太后是年九月孝宗卽位加上聖慈仁壽太

名山彙編 卷之三十一 二  
皇太后先是憲宗在位所以事太后至孝五日一朝  
燕饗必親有游樂躬導寶輿太后意所欲唯恐不歡  
或慈候違和憂形於色至錢太后合葬裕陵事太后  
有難意憲宗委曲寬譬必得請乃已而孝宗生西宮  
時太后育之所以省視萬方孝宗卽位事太后卽亦  
至孝太后患瘍孝宗夜籲天春郊當宴以太后疾罷  
太后病已誥諭群臣曰粵自英皇厭代予正位長樂  
憲宗皇帝以天下養二十四年猶一日矣皇帝繼述  
先志奉養之禮至隆厚焉予偶患瘍皇帝夜籲天爲  
予請命春郊罷宴問視惟勤頃者醫藥奏功飲食如

舊老年疾體竟底康寧以昔視今父子一道予甚嘉  
焉是爲弘治七年十一月清寧宮灾后居仁壽宮明  
年清寧宮成后遷居焉復作誥諭是時外戚以恩澤  
封者寵最盛長寧伯或嘗與張侯鶴齡忿爭聞聞上  
所或家故有賜田有司請釐正上難之太后聞曰奈  
何以我家故令皇帝不得守法使歸地于官而太后  
有大弟名吉祥者兒時好游游卽復去家此時太后  
尚未入宮也久之祝髮大覺寺好游如故夜卽來報  
國寺伽藍殿中宿太后意亦若忘之報國寺京城宣  
武門外小寺也太后夜忽夢伽藍來告妃弟在我殿

中宿也其夜英宗夢亦如之覺而相怪遣小黃門物色之至則小黃門見吉祥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入白帝后皆喜具平生后爲泣下后曰吾弟出家何如皇親寵耶吉祥曰卽皇親寵何如出家樂復還寺后厚賜之英宗晏駕憲宗卽位爲建大慈仁寺居之賜莊田亡慮數百頃也弘治十七年三月后崩議上尊諡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太皇太后詔撰冊文未及上孝宗尋與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議立奉慈殿別祀不祔太廟遂罷尊諡仍稱太皇太后語在錢太后記世宗十五年遷太后奉慈殿主與紀邵二人數世矣

紀太后憲宗妃孝宗母也賀人本蠻土官女成化中大征蠻太后在俘中久之中選官人受女史警敏通文守內藏時萬貴妃有寵而妬他姬幸上者皆治使墮任卽任亦被其害傷柏賢妃所生悼恭太子亦爲貴妃失之上嘗行內藏紀太后應對稱上意上悅之就藏幸太后萬貴妃知而恚甚居數月且治之婢謬報曰病瘖於是萬貴妃譖太后上前謫居安樂堂久

之孝宗生太后使門監張敏溺焉敏同安人敏驚曰今上

未子雖不敢即使上知顧奈何棄之稍哺餌粉飴秘

之別舍此時惟憲宗吳廢后知之亦時時哺養至成

化十一年六歲矣尚不敢翦其胎髮萬貴妃不知也

莫敢言上上平居數歎未有太子中外亦憂萬貴妃

者一日在宮中安能使諸妃子也他日上召張敏櫛

照鑑歎曰冉冉矣而未子敏伏地曰死罪萬歲有子

也上叱安得有敏伏地叩頭曰有顧萬歲當爲子主

者臣敢出以見上曰老奴無傷也何以生領我視之

敏復伏地言狀憲宗召見之孝宗髮披地走入上懷

牽上衣遊戲將上髻憲宗顧視曰我子也類我會其

年五月乾清宮灾外廷憂上無繼嗣上乃使司禮監

懷恩出謂大學士商輅等曰主上有子六歲矣莫之

知因具道故群臣聞之皆大喜即請爲孝宗名擬上

不中旨上自名之於是上移居紀后永壽宮數召后

飲酒甚懽萬貴妃日夜泣怨也曰群小亡狀不使我

知其六月候上召紀后飲置毒酒中后暴薨上悲悼

之意貴妃而不明言賜諡恭恪莊僖淑妃張敏懼亦

吞金死孝宗竟立爲太子即皇帝位以其年追封后

皇太后諡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遷

葬於茂陵奉主奉慈殿時萬貴妃久死中外謹譁指切妃家監察御史曹璘請告貴妃罪先帝遷其葬削其諡號魚臺縣丞徐頊亦請逮治當時診視諸醫萬氏眷屬曾出入宮禁者究問所以暴薨狀僉謂株連大獄非所以妥先帝已之而特遣太監蔡用之賀求紀家得紀父貴祖旺兄弟二人以聞上既悲傷念太后聞得其家兄弟來大喜詔名父貴爲貴授錦衣指揮同知祖旺爲旺授指揮僉事賜予第宅金帛莊田奴婢不可勝計追贈太后父爲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媪爲夫人其曾祖祖父亦如之遣修太后先塋之在賀者置守墳戶復其家先是太后在宮中常自語世賀縣姓紀親族幼不能知也太監郭鏞陸愷皆聞之愷亦廣西人故姓李蠻中紀李同音至是妄自稱太后兄求鎮守兩廣太監恒者爲訪其叔福與兄偕來福等皆已死愷姊婿韋父成因出冒之有司皆待父成戚畹名所居里曰迎恩貴旺者亦故姓李輒曰韋猶冒焉况我實李因詐爲宗系上有司有司莫辨也用旣與偕來二人驟富貴父成輒生心詣闕爭辨上命郭鏞聽之鏞亦謬逐父成歸上旣使使者修治賀先塋蠻人凡姓李者皆自稱太后家數輩見使者使

者還訴貴旺不實上復遣給事中孫珪御史滕祐間  
行連賀諸處珪祐微服入瑤獐中察得其偽歸奏上  
謫罰鏞等有差戍貴旺邊海上數念求太后家竟不  
得其要領弘治三年八月庚寅禮部尚書耿裕奏曰  
臣伏見陛下追念皇太后深渭陽之思重力微之感

魏書力微無舅家

使者冠蓋結軼道路訪求宗支見似而喜

薄誅其厚誣者上聖之隆恩昊天極感也粵西昔  
當大征之後兵燹饑荒人民奔竄歲月悠遠踪跡難  
明陛下求之益勤恐天下鑿空以應陛下者益巧昔  
者孝慈高皇后與高皇帝竝出艱難化家爲國白首  
偕君徐王親高皇后父當后之身尋求家族尚不克  
獲乃立廟宿州春秋祭祀以表霜露今紀太后幼離  
西粵入侍先帝久賓坤極連賀非徐宿中原之地嬪  
宮無母后正位之年陛下風木雖悲訪詢雖切安能  
得其要領獲其疏屬哉臣愚謂可做徐王故事定擬  
太后父母封號立祠桂林春秋致祭必有在天之靈  
來歆明祀者上曰孝穆皇太后早棄朕躬每一思念  
怒焉如割初謂宗親尚可旁求寧受百欺冀獲一是  
卿等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追愍聖母地  
下之孝朕虛有此心終天痛之其依我皇祖故事封

后父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慶元伯諡  
端僖后母伯夫人有司立祠桂林郡歲歲祀大學士  
尹直撰哀冊有觀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  
二語上燕閒輒念誦歔歔流涕臣爲廣西從事西人  
爲臣言祠伯用美羞嘉膳輒變怪有徵見鮮腥大變  
則肝鬢恍惚祭畢人具安樂云

邵太后憲宗妃而睿宗母也其父林昌化人而入杭  
州淘沙至貧矣則鬻太后於鎮守太監而緣此得入  
宮侍憲宗亦聞曰杭兵家女也知書有容色年十四  
聘者七人皆死一指揮聘之已上馬迎矣墜而死其

父充漕卒攜至京師選入掖庭居外院未得進一夕  
月下詠其紅葉詩憲宗過而微聞之遂召幸以成化  
十二年冊爲宸妃二十三年爲貴妃生睿宗及岐雍  
二王睿宗分封與后不得從睿宗賦思親焉世宗入  
繼大統太后老目眚矣喜其孫爲皇帝摸世宗身頂  
至踵世宗進稱爲皇太后元年上尊號曰壽安皇太  
后封弟喜昌化伯大爲林治墳費可十餘萬杭人名  
之邵王墳其年崩太后常言女子入宮至苦也飲食  
起居皆不得自如以後選女入宮母下江南亦見我  
開恩於江南女子也上葬太后欲附近茂陵數降旨

集議禮部尚書毛澄知上孝思深至不敢力爭大學士楊廷和等言宋寧宗欲祔孝宗於裕思諸陵朱熹以爲祖陵不當數興工作驚動神靈今第當別葬上猶豫未允乃葬太后金山明年上尊諡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太皇太后卒用工部侍郎賈詠奏遷合於茂陵喜爲昌化伯一年卒子蕙嗣五年卒無子族人爭嗣喜伯復下吏部會郭勛張璠方獻夫胡世寧李承勛議世寧議曰皇上必嗣邵氏封者推皇考所自於皇太后又推皇太后所自於其父母及其族氏而榮其子姓也臣謂皇太后父子孫皆絕爭嗣者世次不明誠恐賜之一門之爵或亂其百代之宗太后兄弟不得以爲子父母不得以爲生祚祀不享莫若罷封爵量恩澤之蔭卑流遠長久之福也不報久之特旨令其族人杰嗣伯又久乃革去今也邵孫子貧甚貨邵王墳石於官以築湖塘矣

杜太后穆宗生母也大興人慶都伯杜林女嘉靖初封康嬪久之進爲妃三十三年薨是時穆宗以裕王居邸上下禮部議喪禮尚書歐陽德請輟朝五日裕王主喪遵高帝孝慈錄斬衰三年上不許輔臣言高帝嘗命吳王橚爲貴妃孫氏服矣慈母猶爾况生母



上命考賢妃鄭氏故事以聞德等上儀注報可冊諡為榮淑康妃葬金山穆宗即位加上尊諡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遷葬於永陵祀主神霄殿

李太后神宗生母也東安人父李公母王媪太后在娠李公夢五彩翟車幡幢鼓樂導從自雲中下達寢所寤以告媪誕彌之月里中聞異香經宿不散神宗在位上尊號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太后嘗書謙謹持家四字以詒李公公戒飭子孫毋敢傲

臣何喬遠恭輯

坤則記

宣宗廢后胡氏

憲宗廢后吳氏

世宗廢后張氏

景皇后汪氏

胡皇后濟寧人宣宗廢后也父榮生七女長女洪武初為女官給事掖庭頗見任使榮以故得官錦衣百戶后榮第三女也名善祥太宗十五年詔選皇太孫妃臺官奏在魯后與是年冊為皇太孫妃仁宗即位進封皇太子妃宣宗即位立為后時海內宴安車駕

頗事遊幸后常乘間規諷居二年疾無子而孫貴妃有寵宮人有子貴妃子之遂立爲皇太子后遂稱疾請閒許之退居長安宮稱號服食侍從悉于如故后居長安宮奉黃老爲仙姑而張皇太后憫后賢時召居太后宮內廷朝宴命上孫皇后孫皇后常怏怏英宗立尊張太后爲太皇太后孫皇后爲太后后益謙讓不敢居孫太后左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崩皇后祭奠自齒諸六宮知孫太后有譴嫉意痛哭踰年殂下外廷議喪禮時楊士奇病諸臣就問士奇家士奇曰當用后禮曰此非內廷所欲士奇面壁不答諸臣竟用嬪御禮別葬於金山謚靜慈仙師天順六年孫太后崩閏七月上問李賢胡母后疾請閒耳謚仙師非令典朕欲尊上皇后禮何如賢頓首稱善遂勅諭文武群臣昔我皇考在御胡母后多疾自惟不能養重以無子固遜我母后皇考從其志母后遺榮慕道清虛優游至于令終朕時冲幼尊謚爲靜慈先師祭奠之儀亦惟是稱心終缺然其議上尊謚所司脩葺陵寢如制於是禮部會群臣議議上尊謚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十七日甲戌遣駙馬都尉石璟奉冊寶以上先是后之遜也宣宗臨崩亦悔曰此吾少

名山藏  
卷之三十三  
年事

憲宗廢后吳氏上卽位之七月立立踰月上觀后德不稱察英宗始選意在王皇后遂下主選太監牛玉及太監熹都察院獄鞫之辭連后父都督同知俊及俊子雄謂將立后時玉以王皇后非已選說太后易之俊雄遂因熹賂玉以成事下廷議后非先帝所屬意且有過不任毋天下白太后廢焉勅諭后爾輕浮粗率畱心曲調不足敬承宗廟表正娥好其上皇后冊寶退處別宮仍諭文武羣臣曰朕仰遵憑几勉舉大婚時方在疾未敢遽從矧敢知其事太監玉妄奏母后立先帝所退詩云靡不有初吳氏粗率輕浮無初曷終中宮風化之原朕處禮變豈得已耶敷告羣臣尚悉予心遂謫玉種菜孝陵俊父子戍登州衛玉姪綸侍讀學士玉甥琮吏部員外郎并坐除名先是典璽局局丞王綸者事憲宗東宮多所專擅羣小覲後類與交通翰林學士侍讀錢溥嘗教內書館綸受學焉尚寶司丞朱奎者以幼童陪讀故亦相昵英宗不豫溥意綸必入司禮密遣奎通綸綸因偕奎造溥家懽飲竟夕大學士陳文其居第隣溥每內侍謁溥溥必邀文是日獨否使覘之坐中稍言及晏駕後東

宮選婚事已英宗崩李賢當草詔文起奪賢筆曰無庸有草之者矣錢侍郎業與閣綸定計且代公賢未有以發也英宗大殮綸立視外衰而襲貂上惡之玉亦恐綸柄用遂悉數綸過勸上執下獄嗾發其通溥事降綸南京閒住溥降順德知縣凡與通者皆降調爲外官而玉勢大振至是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朱寬李翔李鈞等言皇上冊立皇后承宗祀也賊臣牛玉奸欺貪肆進退惟其所欲將以內固寵而外擅權賴聖明廢退吳氏然牛玉故違先帝成命當死一也謀立皇后當死二也欺侮陛下當死三也使陛下有廢后名當死四也負此四死者所宜明正典刑快中外心乃輕放南京得全首領陛下不忍殺玉臣恐將來爲王者多矣掌禮之官畏玉權勢阿附於先執法之官念玉舊情苟容於後內閣李賢身爲顧命大臣坐視成敗不出一語其初嘿嘿是爲黨玉後乃三緘畏玉之後復有玉也伏望陛下明斷牛玉死罪黜罰李賢以戒黨欺奏上徽等皆調邊州州判始后之廢或言有惡牛玉顙者承望奪其權或言憲宗在東宮時萬貴妃先有寵而后杖責之后居西內孝宗生安樂后保抱惟謹孝宗卽位念后恩命宮中進膳

如母后禮復官其姪錦衣百戶

正德中薨劉瑾欲焚之王鏊不可乃得葬

張皇后肅皇帝廢后也故封順妃七年陳皇后崩兩宮皇太后命帝自擇諸妃中可者而張皇后後數年間上方追古禮文之事每歲皇后率從上分獻宗廟率諸嬪御行出郊親蠶禮九年頒章聖太后女訓天下上命誦習自宮中始翰林院更撰內則新詩合歌二南以興天下之婦教是時皇后日率妃夫人聽講太后前十三年上諭禮部曰朕惟陰以相陽若地承天妻綱於夫道曰敬順而已朕元配早失助祀不可無人列御不可無統進封張氏爲皇后禮遇特隆近乃多不思順不敬不遜朕屢恩待昨又侮肆不悛謂何視朕曷克承乾今收其冊寶退閒別所其停天下箋賀如勅十五年薨上命喪葬儀視宣廟胡廢后景皇后姓汪英宗冊爲郕王妃性稟真純恪脩女行孫太后雅重之郕王自監國進卽位是爲景帝立后爲后后侍帝持禮無徇虜犯京師后下懿旨掩骼埋瘞后無子有二女次妃杭氏生子見濟景帝欲廢英宗太子立焉后不可帝竟廢太子爲沂王立見濟而杭氏爲皇后以后諫故幽之宮中英宗卽位景帝崩后仍稱王妃欲使殉李賢曰妃雖立爲后尋見幽抑

其兩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曰朕謂無所置之初不計其母子卿言良是而憲宗時爲太子雅知妃不欲廢立意所以事之甚恭因言上遷妃外王府英宗從其言其故宮人悉得出侍衣食用度賜予有加憲宗又從中護持之悉得挾貲屬外二女育宮如故其一女長誓不適人憲宗強之下嫁郡馬王堅后賢且壽周太后與相得甚驩歲時召入叙家人禮正德元年薨廷臣疑葬祭王鏊曰葬以妃祭以后遂合葬二年上尊諡曰貞惠安和景皇后杭后以景泰七年薨先祔廟英宗復辟革封號遷別室而景帝母曰吳太后者亦以復辟之年仍爲貴妃

郎曰內宮之位本朝家法爲正孝陵長陵不立繼后獻陵至康陵皆以一后終其他用子爲天子稱太后矣張太后當宣英之際可以預政而不預政視漢唐女主何如哉胡皇后遜居禮不替沒齒方皇后功在世廟終不得先元配明家君臣守禮据經可以觀焉

後宮附

高廟貴妃孫氏

文廟貴妃王氏

仁廟貴妃權氏

宣廟郭嬪

高廟貴妃孫氏世陳州人父和卿仕元家常州元亂

妃父母俱亡從其次兄蕃避兵揚州城陷蕃失所在  
元帥馬世熊妻得妃育之年十八未聘上聞妃有容  
德納焉妃言動中度如古賢女嘗請于上求其長兄  
瑛得之上卽位冊爲貴妃位衆妃上官瑛參省妃愈  
祇畏有儆戒相成之助佐皇后內治宮壺肅然洪武  
七年薨上震悼賜諡成穆命吳王橚主喪服慈母三  
年皇太子諸王皆朞有司營厝朝陽門楮岡之原賜  
瑛田租供歲祀後十五年祔葬高后陵

文廟貴妃王氏蘇州人永樂七年冊爲昭容已進封  
貴妃妃事上及仁孝皇后恭謹處宮闈藹然和厚綜  
理庶務極其井縷上晚年有疾間或急怒宮人惴惴  
懼譴妃委曲調護自皇太子親王公主以下咸有賴  
焉十八年薨上震悼輟朝五日賜諡昭獻喪葬視成  
穆

仁廟貴妃權氏朝鮮人永樂七年冊爲賢妃時朝鮮  
數貢女子充後宮獨妃穠粹善吹玉簫上憐愛之命  
其父永均爲光祿卿

宣廟郭嬪名愛字善理鳳陽人賢而文宣宗聞之名  
入宮二旬卒先數日自知死期書楚聲以自哀其辭  
曰脩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先

吾親而歸兮獨慚乎予之孝也心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

郎曰後宮之寵以貫魚哉在人主矣至于當熊詠扇古有其人今得四焉不可使泯泯也

名山藏卷之三十三

臣何喬遠恭輯

開聖記一

德祖玄皇帝

懿祖恒皇帝

熙祖裕皇帝

仁祖淳皇帝

睿宗獻皇帝

德祖玄皇帝太祖高祖也家句容朱家巷通德鄉上世艱勤農業父重八公娶陳生三男德祖長稱伯六公太祖即位追尊玄皇帝廟號德祖初太祖為兒時仁祖時時為言世句容朱家巷宗族俱存太祖渡江



先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距城四十里族父昆弟四十餘人皆來展親既卽位脩玉牒意欲祖朱熹徽人以典史見問之熹後乎對曰否太祖立置

懿祖恒皇帝德祖次子稱四九公太祖曾祖也太祖渡江後以龍鳳九年贈資德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護國司空吳國公妣吳國夫人既卽位追尊恒皇帝廟號懿祖

熙祖裕皇帝懿祖長子曰初一公太祖祖也生宋末元初籍淘金戶金非土產常他市供賦熙祖困焉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長曰五一公歲十二次曰四五公方八歲四五公卽仁祖也熙祖營家泗上置田治產及卒家落五一公與仁祖遷盱眙五河無定居最後入濠州鍾離之東鄉既徙西鄉復徙太平鄉龍鳳九年贈光祿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司徒吳國公妣吳國夫人太祖卽位追尊裕皇帝廟號熙祖

仁祖淳皇帝四五公也是爲太祖父諱世珍五一公遷鍾離仁祖從之兄弟皆淳良務德嘗言凡人守分得財如置田地稼穡收穫歲有常利用之亡窮若倖理得財如汚吏貪官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一

各山藏 卷之三十三 二  
鄉皆稱仁祖善人五一公有四子兵後相繼沒而仁祖生四子長曰重四公興隆生盱眙次曰重六公興盛又次曰重七公興祖生五河最後乃生太祖鍾離鄉至正四年崩壽六十六淳皇后重四公棄世亦與同月是時重六公守家重七公出贅太祖無依捨身皇覺焉既爲吳王以龍鳳元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太尉吳國公妣吳國夫人既卽位追尊淳皇帝廟號仁祖復追封五一公曰皇伯考壽春王而重四公重六公重七公與重四公之四子皆追封爲王先是仁祖遷太平鄉時有一翁指謂曰美哉八十八公終歸仁德焉及始得贈通符其年數廟號仁宗遡之德祖終歸之驗也

睿宗獻皇帝諱祐楛憲宗次子孝宗弟世宗父也母曰邵妃始封興帝隆準龍顏神觀秀偉聲音洪重平居嗜詩書好鼓琴莊默自持以成化二十三年封國德安孝宗四年改安陸七年之國將行孝宗授以皇訓班車服圖書珠寶牙角祭樂鼓吹旗節蓋扇及土田湖池視故事有加王亦疏獻五事孝宗加納焉旣之國泊舟龍江有慈烏萬數集鳴江柳王居國思母邵妃甚長史張景明日賦國中景物一篇以解王思

名山藏 卷之二十三 一  
王居國禁女樂非公宴不用牲酒罷絕諸珍異牙角  
犬馬之獻湖南地闊人民散處卒疾病無所求醫王  
選方布四方夏秋設藥餌湯水濟暑暍常蠲減國內  
租稅水旱饑饉爲粥出粟張景明獻六益於王王賜  
之金帛曰吾以此懸宮門矣太監李稷數舉仁義詩  
書爲王稱說王敬受之王邸外東南有從岵山登之  
可以望漢江因製漢江賦其東南有臺名陽春王數  
與羣臣登臨賦詩厥後作賦志儆戒佚游焉其漢江  
賦曰沕妙有之肇播兮闢天地于崇卑貫岳川之血  
脉兮距濮鉛而派茲殷廣漢之宛演兮混靈源于蟠  
嶽穴磳谷之濬紆兮滄洪流而洶湧削萬里而直下  
兮曷沙礪之能壅邈天靈而之唐葉兮浩泆洞其沛  
悚森地軸之浸涵兮咨民居之匪康糾龍蛇于一壑  
兮毒吞噬而巢穴其彷徨帝命禹作司空兮承絲父  
以遺懷襄殫神思之焦勞兮信決導之有方忘桂冠  
而懲入門兮卒熙績于平成屏沉氣與災燁兮洽文  
命于八紘胚億兆世之利兮孰遺明德之芳馨暢至  
澤之寢遠兮適支裔之類休明何辛受之汨常兮染  
怡淫于斯邦艷游女之靡麗兮滌新化于文王紛淑  
慝之系于積習兮夫豈漢水之所漸濡淪元氣之精

華兮協氤氲而敷腴挺人物之壞奇兮鬱隱顯而異  
需孕吉甫之文武兮順履霜之孝子淬德公之峻操  
兮藻冰鑑之雅士表向寵之淑均兮烈習珍之爲漢  
鬼老東之之相才兮壯柳渾以書生而知萬里之軍  
情興子美之忠愛兮抗浩然之幽貞勁張問之拒新  
法兮矯孟珙之劔金師歆叔敖之政教洽穆兮諤季  
良之諫隨義昌宗八世同居兮口三千而無異別乘  
徹之之公清超邁兮八割符而七持節毅連萬夫之  
罵賊兮瘁庭芝之勤王艾漢陰叟之戒機心兮炳文  
考之圖靈光羗人傑之降生兮固長川之所經緯彼  
鱗羽之蕃息兮其亦餘濶之分美背負龍鼉之屬  
兮目比鰈鮓而不相離鬣鼓鯤鯨之騰簸兮翼飛鯨  
羸于天池銳蛇尾之陸兮翹鷄尾之儵曳六足之給  
兮戴八極之躡神鰲文屋瓦之蚶兮聲嬰兒之締轉  
車輪之翼兮覆金鮓之魴物魴鱣鰻鱧之瑣碎兮咸  
亭育于中而無遺嗟生生之不窮兮復飛動之繁滋  
匹嚶渚之睢鳩兮羣在淙之鳧鷖唼來賓之鴻鴈兮  
號淒清之鷓鴣介戢翼之鴛鴦兮下振振之鷺委胎  
化之仙禽兮多能鳴之鶯澤虞長鳴而不去兮象主  
守之官雝鷓之行且搖兮况兄弟之急難鷺一足而

賦三目兮又有兩首之鸚鵡似魚而鷄似鷄兮驚入  
水而爲蛤水狗驛馬厥類孔多石蛙神蜈各各含和  
或湊集于淺瀨兮或浮泳于滄波或啄攫于稻梁兮  
或容與于茆莎漾江籬之旒旒兮馥汀蘭之蕤蕤盈  
藹車之披披兮曾不與蕪蕪而因依揭葭莢之長洲  
兮濯蓀蕩以千陂蔭荷芰之萬頃兮錯包茅而貢之  
人徒知物產之富盛兮抑詎識乎玄德之靈長出漢  
中之百折兮經鄖國之陽導均豐而匯襄郢兮領潛  
沔而縈帶乎滄浪沃蒸渟滄于夢澤兮然後瀉大別  
而東馳于扶桑濺澗澗以颯汎兮盪日星于無極之  
底瀏瀏測測而細罔滲漏兮過不知容量之幾瀉測測  
以自潔兮入百谷之黃潦而不滓洶通滂瀟以奔放  
兮遵咸池而後止形委蛇以跨南北兮蜿若白虹之  
偃仰時澎湃而撞崖壁兮突如鐵騎之攘捨終妥帖  
而靜虛兮雖包荒而不容乎魍魎唯虬龍之蟠驤兮  
韜珍貝之陸離秘靈祇之幽踪兮吐雲雨而渺瀰升  
一元于太虛兮襲往來之不息亮天工而利民物兮  
伊誰之績躬八年之胼胝兮曰伯禹之力忻戴永永  
兮曷維其敦肆皇明之剖符兮奄茫茫之禹跡沛汪  
惠之旁洽兮暨祝融之宅肅藩岳之脩貢兮敢隳厥

職乃歌曰紀南國兮漢之浮禹所治兮安若流民世  
世兮奠室疇爰宅茲兮亦何求王家其乂兮皇德是  
酬其陽春臺賦曰赫皇祖之貽謀兮樹磐石之長策  
累大造之德基兮蕃螽斯之蟄蟄咸明顯以康乂兮  
遮世王之相襲匪軌度之式遵兮曷山川之國邑予  
仰祖考之丕烈兮膺金冊其輝煌受赤社之介封兮  
宅楚壤以恢疆聿司空之告成兮秉玉節而辭天王  
浮大江以戾止兮撫形勢而鎮定乎一方夙賢哲之  
多遺址兮偉陽春臺之佳麗嗟郢客之歌陽春兮曲  
窈渺其誰繼雖伊人之不作兮豈無來者之風致觀  
斯臺之凌跨宇內兮萃群秀之無際近日之耿光兮  
延照臨以開霽煥雲霞之精采兮燁錦綺之相綴獻  
峰巒於天外兮翠盤壘如羣髻朝漢水於沃閭兮奏  
萬里而迢遞卉木林林而蔚蔚兮排篔簹與松桂馴  
鳥獸以翔鳴兮曷禁弋人之媒翳慨崇臺物色之舒  
變兮振古初以迄今紛智愚之異趨兮杳不知其何  
心或遭讒賊而弗已兮欲回君意而自沉或賦神女  
而匪誕兮款規君於荒淫或奔吳報楚而慘及黃壚  
兮寧忠貞之不幸或倚秦墻而乞師兮竟免宗國於  
顛蹶或強諫懼兵兮柔從君而自刎或指方城而盟

綏德兮挫齊威之矜伐要之霸不足以恃兮純王道  
斯無闕混王霸之莫辨兮間誠偽之不容髮併是非  
以烟銷兮惟茲臺之存控古今之奇勝兮何人事之  
足云惟國之有臺兮觀察災祲而茲臺之遺兮恐盤  
遊而莫之禁噫非朝廷之所封兮予亦何得而有之  
凜皇訓之可畏兮寅夙夜以守之侈姑蘇之殫力兮  
荒麋鹿之可悲美章華之集怨兮攘衆心之悉離止  
九層之危兮嘉■之納諫貯銅雀之歌舞兮憐曹  
瞞之傾患竊獨以自鑒兮懷惴惴其匪康慎刑德之  
協中兮敢違汨乎天常泯怨誹之不作兮惠人心於  
痛瘼屏宵人而弗邇兮親方正與賢良懲臺榭之蕩  
心兮息廣廈而講虞唐奏南風之絃兮賡陽春以超  
軼歌湛露之章兮感曠澤以怡悅思對揚之莫旣兮  
罄予心之惓惓勉保障之無怠兮庶幾慰九重之恩  
憐輦皇圖於不拔兮屹如山之不震焉許曰皇恩靈  
壽享封國兮臺觀奇麗樂無極兮盤遊弗制基禍慝  
兮居今鑒古勉輔翊兮恪度殫心酬聖德兮王立三  
十二年薨葬松林山諡曰獻王薨二年而爲正德十  
六年武宗崩無子世宗入嗣位欲加上稱號而羣臣  
謂宜考孝宗四月戊申上下禮官議五月癸丑禮部

尚書毛澄會羣臣議漢成帝立定陶共王子爲太子  
立楚王孫爲定陶王奉共王祀時大司空師丹以爲  
恩義備至宋英宗以濮安懿王子入繼仁宗下有司  
議知諫院司馬光議曰秦漢以來自自有旁支入承大  
統推尊其父母爲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濮  
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不名判太常寺范鎮亦  
言陛下旣考仁宗不得復考濮王乃詔立濮王園廟  
以宗濮爲濮國公奉濮祀程頤亦曰爲人後謂所後  
爲父母以所生爲伯叔父母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  
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  
父某國大王興獻王於孝宗爲弟於皇上爲本生父  
與濮安懿王事相類臣等議宜立益王第二子崇仁  
王厚炫爲興獻王後皇上嗣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  
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  
王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凡祭祀告興獻  
王上箋興獻王妃皆自稱姪皇帝名崇仁王所改興  
益稱亦如是大學士臣廷和臣冕臣紀皆如議議上  
上曰父母可移乎事體大其再議丙寅禮部尚書臣  
澄臣俊會同侯臣倫臣勛臣杲駙馬臣震臣泰臣元  
伯臣銳臣偉臣全禮臣柱臣佶尚書臣瑤臣觀臣子



麟臣春侍郎臣欽順臣宗仁臣廷儀臣頤壽臣璜臣  
琳都御史臣綸通政臣義臣瓚參議臣霑臣明卿臣  
鑑少卿臣鏜寺丞臣璿臣縉少詹事臣詔侍講學士  
臣龍臣廷相侍讀臣縉臣鑾侍講臣孔暉諭德臣鼎  
臣臣仁和臣熙臣時洗馬臣霄祭酒臣永給事中臣  
九叙臣錫臣寰臣玄錫臣洙臣巖御史臣以旂臣秉  
中臣龍臣琳臣綸臣鰲臣克宅臣仲賢臣孟和臣鎮  
臣洛臣潮臣茂堅凡六十三人上議禮爲人後者爲  
之子天子庶人一也興獻王子惟皇上一人繼大統  
承宗廟崇仁王襲興獻王封主祀最宜明制皇帝於  
諸王尊行稱伯叔父自稱皇帝不名陛下稱興獻王  
皇叔父大王名至矣大學士臣廷和臣冕臣紀曰三  
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  
後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所生父南頓君也群臣  
議是上曰前王典禮至博諸臣悉心究之六月甲申  
禮部尚書臣澄侍郎臣俊會同公臣崙侯臣倫臣鶴  
齡臣延齡臣勛臣壑臣杲駙馬臣震臣泰臣元伯臣  
欽臣偉臣鏞臣全禮臣柱臣坤臣佶臣熹臣良都督  
臣勇尚書臣瑤臣觀臣子麟侍郎臣欽順臣宗仁臣  
廷儀臣鉞臣頤壽臣鏞臣琳都御史臣綸通政臣義

臣瓚參議臣霑臣明卿臣鑑少卿臣鏗寺丞臣璿臣  
縉少詹事臣詔侍講學士臣龍臣廷相侍讀臣縉臣  
鑾侍講臣孔暉諭德臣鼎臣臣仁和臣熙臣時洗馬  
臣霄祭酒臣永司業臣惠給事中臣九叙臣錫臣寰  
臣玄錫臣洙臣巖御史臣翰臣孟和臣龍臣溱臣鰲  
臣獻臣英臣克宅臣鎮臣伯溫臣金臣以旂凡七十  
二人上議陛下於興獻王父臣等議改稱叔父明大  
統之無二也加皇於叔父陛下伯叔諸父莫齊矣加  
大於王天下諸王莫齊矣興獻王稱號既定王妃隨  
之天下王妃莫齊矣推尊非禮也莫詳魏明帝詔稱  
親非禮也莫詳宋程頤議仲尼曰事之以禮臣等愚  
昧敢軼古人上累聖德因錄魏明帝太和三年詔及  
程頤議以進留中大理寺辦事進士張璠上疏曰孝  
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臣  
伏見羣臣之議直泥古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耳天  
下有無父之國哉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  
人情而已矣漢之哀帝宋之英宗蓋當時成帝仁宗  
無子預立爲嗣養之宮中爲人後者也武宗皇帝嗣  
孝宗十有六年無嗣未嘗預立陛下及其崩也廷臣  
尊祖訓奉遺詔迎陛下以繼大統豈非以天下者祖

名山藏 卷之三十三 一  
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高皇帝之訓曰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興獻王孝宗親弟也皇上興獻王長子也興獻王往矣令今日尚存當興獻王嗣天子位臣恐弟無後兄之義稱興獻王謂皇叔父者鬼神固不能無疑也卽稱聖母皇叔母則聖母當以君臣見臣又恐子無臣母之義興獻王唯陛下一子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利天下爲人後臣又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夫統與嗣不同漢文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漢宣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唐玄宗之於中宗其祝詞曰皇伯考矣德宗之於中宗其祝詞曰高伯祖矣皆不得謂統乎臣謹按群臣所謂魏詔者其一曰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其私親其一曰後嗣萬一有絲諸侯人奉大統當明爲人後之義蓋是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預爲此詔坊之有爲之私也禮時爲大順次之不時不順非人情已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興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天之經也地之義也順之至也今群臣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

名山藏 卷之三十三  
事不守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使天下後世遺父母而利人利臣之所未解者也唯聖明詳察獨斷焉初上始下議時心欲帝興獻王以群臣議未發既得璉奏大喜使示廷和廷和曰秀才何知羣臣皆謂璉諂諛希進共排擊之上曰得張璉言吾父子有完日也七月甲子上召廷和冕紀等文華殿曰卿等言皆是至親莫如父母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祖母康壽皇太后萬一報罔極恩其奉詔廷和退上疏伏見聖孝純篤擬尊所生臣雖愚下敢不仰體國家典禮重實難阿順伏望容納留中八月庚辰

朔復下禮部議丙午尚書澄等會諸臣五十二人如前議戊申如前議九月庚午如前議天子旣喜璉疏迫於羣臣未決會興獻王妃從興至禮官議用妃禮迎妃止通旬日曰安得以我子子他人諸從興來宦者迎見妃曰爾等恩澤乃在興園先丙子上命內閣詳議廷和冕紀復以前議進上曰朕受祖宗鴻業君長天下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旣不得承嗣又不得徽稱謂罔極何朕欲追尊美號立祠安陸永久奉養委曲折衷終累卿矣廷和等昧死言綱常萬世也觀聽四方也上順天理下合人心祖宗列聖安則陛下之

心安不可不詳不可不重丁丑復下禮部議戊寅禮部尚書澄等六十三人昧死議臣等一得之愚盡矣若夫曲體孝思揆量事宜密勿之地有謀猷焉腹心之臣有忠愛焉非臣有司所敢專也上以興獻王妃久不入涕泣曰朕爲天子不得尊父母何以天下爲因啓張太后願避天子位奉興獻王妃歸藩稱母子如故群臣皆惶懼張璁曰焉有爲禮使君上母子不得相接者乎因爲大禮或問進而上疏曰臣叨逢聖明議典禮程萬世廷臣乃拘方守舊以誤陛下夫帝王中天地而立三綱五常之主也凡臣之言有識共知非一人私見也一二臺諫交章詆擊目臣諂諛譏臣希進是以有識之士雖章奏已具莫敢上言見臣說孤立似爲一人之私也夫禮以非禮爲非非禮亦以禮爲非臣所不能自已於言也伏惟陛下仁孝聰明無理不燭將從衆議乎未見其可也將違衆議乎尚謙讓而未遑非天子不議禮臣恐皇上大孝之心鬱不明於天下後世敬撰大禮或問一篇以聞唯聖明察焉或問皇上考孝宗叔父興獻王也割私恩崇大統也子何非之也臣璁曰禮之大者變者也漢哀帝宋英宗預養宮中者也孝宗皇帝以祖宗大業授

武宗但知武宗爲之子而已武宗嗣位十有六年未  
有儲建武宗無嗣孝宗未嘗無嗣也孝宗賓天之日  
我皇上未生也孝宗未嘗以後託也武宗賓天之日  
我皇上在潛邸也武宗又未嘗託爲後也事與漢唐  
大不類也我皇上爲孝宗嗣則孰爲武宗嗣欲承孝  
宗統者則孰承武宗統孝宗以大業授武宗矣其心  
豈肯舍已之子子兄弟之子以絕其統乎武宗旣以  
大業受孝宗矣其心豈肯不繼已之父委叔兄弟繼  
之以自絕其統乎父子天性不可絕也皇上與興獻  
王不可絕二宗在天之靈亦自不可絕也或曰皇上

於大統也誰繼乎臣璉曰繼武宗以承祖宗者也或  
曰統與嗣不同乎臣璉曰統者帝王相傳之次嗣必  
父子一體之親也統則倫序可以時定嗣則天恩不  
可強爲得其常爲父子不得其常則爲兄弟爲伯叔  
姪者也或曰武宗以大業授皇上有父道焉昭穆不  
可以世也故稱皇兄兄武宗自宜父孝宗矣臣璉曰  
羣臣之迎我皇上也兄終弟及之文也孝宗兄也興  
獻王弟也獻王在則獻王天子矣天下外物也父子  
大倫也如謂得大統而爲天子者當以父子報之是  
天下重而大倫輕也或曰孝宗不無後乎臣璉曰孝

名山藏 卷之三十三  
宗後武宗也臣子於君父一也不念無嗣之武宗而重念有嗣之孝宗者何也孝宗之統傳武宗武宗之統傳皇上一統相承萬世無窮也豈必嗣也或曰以皇上考孝宗以益王子崇仁考興獻王不兩有後乎臣璉曰是強爲父子也使孝宗不得子武宗又使興獻王不得子皇上或曰其享祀也如之何臣璉曰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主其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一稱父子也或曰然則何稱乎孝宗臣璉曰皇伯考其正也何稱乎武宗臣璉曰皇武宗臣璉曰皇兄其正也何稱乎興獻王臣璉曰皇考其正也或曰長子不得爲人後禮乎臣璉曰長子不得後也謂不可繼嗣也非謂不可繼統也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也程氏之言也或曰何廟乎京師臣璉曰遷國載主之義也長子不得離父者也士大夫之仕於他方也雖有庶子長子亦載主而行也論者謂且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也臣固未嘗欲升興獻王於太廟也夫墓可以代守廟不可以代祀廟京師崇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也或曰舜受堯禪不尊瞽瞍禹受舜禪不尊鯀何也臣璉曰追尊非古也舜不尊瞽瞍父堯乎禹不尊鯀父舜乎未之

名山藏 卷之三十三  
前聞也士階一命無不欲尊其親者矣孝子之心也  
豈謂君之尊親不如已之尊親也愛君不如愛已也  
或曰漢宣帝中興不尊史皇孫而嗣昭帝光武克復  
不尊南頓君而嗣元帝何也臣璵曰俗儒誤之也臣  
按昭帝亡矣又立昌邑王廢矣宣帝始以兄孫入繼  
當時唯言嗣昭帝後而已固未知爲子乎爲孫乎必  
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  
不可乎然當時姑緣所生稱皇考而已固未嘗父  
昭帝而兄史皇孫也光武乃長沙定王之後漢景帝  
七世孫上嗣元帝夫元帝有成帝爲之子有哀帝平  
帝爲之孫三傳矣又孺子嬰立四傳矣王莽篡立漢  
祚旣滅光武崛起而有天下猶嗣元帝不可乎當  
時張純朱浮固執爲人後之說然亦別爲南頓君立  
廟稱皇考而已固未嘗父元帝而叔南頓君也夫宣  
帝嗣昭帝世數未間謂之統則可光武嗣元帝世數  
已間統嗣俱無而二君者正不能明辨也或曰爲人  
後者不顧私親之非經何也曰非經也漢儒之說也  
禮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開元天寶禮始  
云爲人後者爲所生父齊衰不杖朞爲所後父斬衰  
三年所生所後皆稱父母未有改伯叔之文也况我



皇山藏 卷之三十三 十一  
皇上又非後人者也入繼大統也夫禮小失入夷狄  
大失入禽獸不可不謹也興獻王妃既止通未入帝  
又欲避天子位張太后乃命改稱興獻王爲興獻帝  
興獻王妃爲興獻后邵貴妃爲皇太后興獻后乃入  
初議之起也禮部侍郎王瓚者璵鄉人聞其說私然  
之廷和曰是邪諛異論因別調瓚於南京而璵亦選  
南主事獨故大學士楊一清尚書石瑤心然其說未  
敢獨發而主事霍韜桂萼給事中熊浹益緣璵意進  
言天子益心動會內閣謂上卽位以來未有上號於  
張太后而武宗夏后尚稱皇后不日上立中宮有疑

名乃請上張太后及夏后尊號上併命以邵太后興  
獻帝后尊號聞廷和冕紀等曰皇太后絲憲廟皇貴  
妃進爲皇太后興獻帝絲玉進爲帝興獻后絲王妃  
進爲后極矣陛下欲加隆焉則請待大婚之後次第  
上上不聽復命帝后尊號之上再加皇字廷和冕紀  
益力爭封還御札上復加興獻帝爲太皇帝后爲興  
獻太皇后曰哀哀之情不能自已勉承朕命廷和冕  
紀等皆乞罷歸上曰卿所言大義也朕至情也中宮  
不日立矣且慈壽皇太后旨其承之於是羣臣爭者  
百四十八人上皆不聽嘉靖元年郊祀禮成禁中火

名山藏 卷之三十三 一  
楊廷和等言火烈風起人莫能救不可謂非天也意者興獻帝加稱祖宗列聖神靈有未安者給事中鄧繼曾亦言去年五月朔日日精門灾今年正月二日長安榜廊灾今日郊日內宮小房灾五行之德火主禮五事火曰言言生于名禮興于言今日之禮於名紊於言逆陰極灾變臣雖至愚亦知為廢禮之應也給事中朱鳴陽亦以為言上亦為之動乃止加皇仍稱本生父興獻帝而尊邵太后為壽安皇太后興獻后為本生母興國太后三月詔天下設安陸祠署於松林山如鳳陽祖陵故事祭用十二籩豆樂八佾然上心終未慊其二年六月召廷和冕紀宏平臺欲加稱帝為興獻皇帝興獻國太后為皇太后廷和等堅執不從而璫與同官桂萼知上意必伸前說萼復言自張璫霍韜上議論者指為干進人懷疑沮因循至今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肆然自以為是豈君臣一體之義乎既又引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有私議與璫合而請廟大內以祀帝上益喜再下禮官議於是廷和去矣三年正月禮部尚書汪俊復會羣臣極言其不可上曰朕奉宗廟承正統敢違大義第欲兼報本生恩也其參酌至當聞二月汪俊

名山藏 卷之三十三 十一  
等復會羣臣議伏奉明旨陛下欲兼報本生恩者豈非以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情臣等愚昧竊謂興獻帝后已極推尊而聖孝無窮莫能稱塞請於興獻帝帝字上興國太后太字上更增一字以全尊號上慰聖母下答羣臣所謂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百姓刑四海天子之孝也議上畱中未下而太常卿汪舉翰林脩撰唐臯編脩鄒守益給事中張獅御史鄭本公等九十七人皆上言上切責之奪其俸召桂萼張璉霍韜于南京而張璉又復理前說謂興獻帝加稱在考不考不在皇不皇百皇帝之稱不足以當父子之名盡一時推尊之至情終不足當父子萬世之常綱必稱孝宗皇伯考興獻帝皇考武宗皇兄然後父子伯姪兄弟之間名正言順可興禮樂也上是之未決從復以三月丙寅朔勅禮部加稱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立一室奉先殿側以盡追孝之情汪俊等復上言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藩安陸不得祭憲宗今陛下亦不得祭興獻帝皆制於禮而情有所屈也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於藩邸陛下

名山藏 卷之三十三  
得迎興國太后大內尊祀興獻帝以天子禮樂人子  
之情獲自盡矣聖孝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必無嫌  
正統乃合禮經乃今加以皇考之稱去其始封之號  
未免略而無別臣等過不自量竊謂獻帝初封興國  
實兆中興其名美且大徽稱之上仍宜取冠旣不失  
其尊崇亦無嫌乎正統疏入上切責之俊復極言立  
廟大內有干正統不敢奉詔上復命會議以聞於是  
復上議陛下欲於奉先殿側別建一室祀興獻帝者  
意以先朝奉慈之建具有故事臣謹按孝穆皇太后  
祔葬茂陵神主無所奉享孝宗皇帝採羣言做成周

廟祀姜嫄之制特建奉慈古今通義也至於本生父  
立廟大內從古未有惟漢哀帝爲定陶共王廟京師  
輔臣師丹以爲不可哀帝不聽卒貽來譏臣等請於  
安陸府中特建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它日襲封興  
王子孫世世奉享陛下歲時遣官往祀上曰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何以居朕漢哀帝於是羣臣爭者一  
百三十八人上皆切責之而汪俊又去矣羣臣惡璵  
萼之來也則曰興獻帝加皇有成命矣何以二臣爲  
上亦使止之璵萼已在鳳陽道中且行且上疏譏禮  
官益急上復動趣其來而以席書爲禮部尚書羣臣

曰諛首佞魁誤國事者璵萼兩人待其至當衣朝衣立國門之外以笏擊其首大學士蔣冕上疏曰頃者建室之議臣等與毛紀費宏反覆論奏數千言矣仰惟皇上天縱聖神嗣承大統至親倫序天與人歸固不待贊然非昭聖張太后傳武宗皇帝遺命則將無所承受而授受大義不明今既受命於武宗卽宜嗣統以爲後特兄弟之名有不容紊故但兄武宗考孝宗母張太后而於孝武二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所後所生不可混也陛下曰朕於正統大義不敢有違固知之矣自古人君嗣承

天位謂之承祧踐祚祧宗祧祚廟之祚壻也禮爲人後者惟大宗大宗尊之統也皆主宗祀言漢至今千七百歲矣未有廟本生父大內者漢宣帝以兄孫繼統爲叔祖昭帝後立所生父廟於奉明園光武掃平僭亂奮然崛起蓋取位於新莽非繼統於平嬰一聞張純朱浮之議卽降其私親四世祀于春陵宋英宗所生父濮安懿王亦止卽園立廟我皇上爲獻皇帝立祀安陸禮雖非經事猶類古今後武宗考孝宗身主祖宗列聖之祀又欲兼奉小宗情旣重於所生義必踈於所後二宗在天之靈誰託乎臣等考經質禮

稽詢僉謀不蒙採納汪俊乞休遽聽其去萼璉有言  
亟召其來其日天氣晴明陡變陰晦至暮風霾特甚  
天心仁愛尤極惓惓孟軻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臣等冒官孤卿不敢復覩顏班行之上乞放歸田  
里上曰卿忠誠正直朕方倚眷建室之議朕自裁之  
是時都察院經歷黃綰郎中黃宗明員外郎方獻夫  
益緣璉說進綰獻夫曰天子無宗四月丁酉禮部侍  
郎吳一鵬等六十七人復上議極論璉萼之非請付  
法司論治罷建室議立廟安陸世世奉享上怒曰本  
生皇考寢園遠在安陸朕歲時不得親切少展孝思  
卿等安乎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藐朕冲歲甚矣  
見奉先殿西室空其亟行脩飭何執違者罪無赦已  
酉上尊號詔天下冊文稱孝子是時脩撰呂柟編脩  
鄒守益各上疏極言上怒俱下獄外貶而蔣冕又去  
矣上名西室曰觀德殿祭器如太廟勅太監義京山  
侯元禮部侍郎一鵬迎獻皇帝主安陸所過有司供  
獻吳一鵬曰非禮也獻皇帝之神依安陸之廟矣請  
如奉慈殿爲神位焉不聽先是群臣上疏請罷書者  
八十八人至是璉萼至上內降授翰林學士獻夫侍  
講學士諸臣益闕然交章彈紉者九十一人翰林諸

名山藏 卷之三十三  
臣若學士豐熙脩撰楊維聰舒芬編脩王思皆相率  
求去曰此冷褒段猶章惇蔡下之流也我輩不宜與  
同列鴻臚寺少卿胡侍劾聰至千餘言刑部尚書趙  
鑑曰臣刑官也請得而理之御史段續陳相曰宜正  
之典刑以謝二宗上怒切責鑑謫侍潞州同知收拷  
續相俱貶之聰等益翱翔高論請與執政禮官辨難  
上前以折再詔之誤兩考之非因條上禮官欺妄十  
三事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亦發十三難破之吏部員  
外郎薛蕙爲人後解二篇人後辨二篇以進上復切  
責孟春逮蕙拷訊謫判解州上屢傳諭內閣去獻皇  
帝冊文本生二字毛紀費宏石珪上言二字上係宗  
廟內于宮闈久斷宸衷望母輕改七月乙丑上御平  
臺召三臣曰爾三臣無君之臣也可禮待耶乃欲誤  
朕爲無父子乙亥上召群臣至左順門更定聖母尊  
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以後四日己卯上冊寶丙子  
禮部侍郎朱希周等上疏曰本生二字無貶也惟恐  
妨于正統故默寓夫親親陛下考孝宗母張太后三  
年矣興獻帝興國太后再上尊號斷自宸衷告之郊  
廟社稷詔頒天下未及三月忽復更定無以孚天地  
信後世上曰趣具儀其日群臣爭者三百二十七人

而何孟春爲之首疏入皆留中戊寅朝退何孟春曰  
憲宗朝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跪哭文華殿爭論慈  
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焉諸公勉之有故事脩撰楊  
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矣仗節廷諍正在今日簡  
討王元正給事中張翀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  
王時柯因遮留諸臣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  
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之侍郎金獻民卿徐文華  
曰在諸公矣於是尚書秦金侍郎朱希周都御史王  
時中卿江舉通政張瓚少卿張縉府丞張仲賢通政  
參議葛禮寺丞袁宗儒等二十有三人翰林院學士

賈詠豐熙侍講張璧脩撰舒芬編脩許成名簡討應  
良等二十人給事中謝蕢等十有六人御史余翱等  
二十有九人吏部郎中余寬員外郎馬理主事應大  
猷戶部郎中黃待顯員外郎申良主事徐嵩禮部郎  
中余才員外郎翁磐主事張潔兵部郎中陶滋員外  
郎劉漳主事汪溱刑部郎中相世芳員外郎陳璧主  
事陳憲工部郎中趙儒員外郎金廷瑞主事伍餘福  
等百二十二人大理寺寺正毋德純等十有一人凡  
二百二十一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  
帝是時上齋居文華殿聞故傳諭曰羣臣休矣在朕



羣臣咸曰得上旨乃退大學士毛紀石瑤因言舉朝  
臣工伏闕執諫此人心矣陛下奉天命臨九有當使  
衆志大同公論諧協舍已從人乃爲上聖熟思頓悟  
臣等翹首翹首上曰恭穆獻皇帝神主且至冊祝已  
具不可卒更姑退待命羣臣猶不起自朝及午乃命  
錄諸姓名收繫爲首者豐熙張翀余翺余寬黃待顯  
陶滋相世芳毋德純凡八人楊慎王元正撼門大哭  
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遂命并收馬理等  
百三十有四人皆繫之何孟春等八十有六人以卿  
佐姑令待罪已卯上號章聖皇太后已并繫待罪者

二百二十人上曰何孟春等輕蔑君命聚衆昌言誰  
倡率者具以實對孟春言臣與羣臣均懷窺豹欲效  
益獄心惟一理口惟一詞不自知同陷於狂愚而實  
無容於倡率上曰孟春等擅入朝禁聚朋哭喊假名  
忠愛實謂朕冲歲任意黨私姑奪俸一月自四品以  
上者豐熙等八人竝付拷訊編伍五品以下皆杖之  
甲申帝主至自安陸上奉以謁奉先奉慈二殿上尊  
號于觀德殿曰皇考恭穆獻皇帝辛卯上加杖楊慎  
王元正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王時柯者七人編伍  
削職有差調何孟春南京工部而毛紀又去矣是舉

也死者十有七人則編脩王相王思給事中毛玉裴  
紹宗張原御史胡瓊張曰韜郎中胡璉楊淮員外郎  
申良主事俞禎作瑜臧應奎張璨殷承叙安璽司務  
李可登上乃復下前後留中諸疏令羣臣博議皇伯  
考皇考名於是席書已爲禮部尚書乃上議伯孝宗  
兄武宗父獻皇帝別爲禰室奉主不入太廟上意甚  
愜大禮遂定以九月丙子祭告天地宗廟詔天下先  
是京師童謠曰嘉靖二年半秫黍磨成麩東街咽瞪  
眼西街喫磨扇姐夫若要喫白麩只待明年七月半  
又曰太廟香爐跳半門石獅叫又曰好羣黑頭蟲一  
半享蛤蚧一半變人龍至是皆驗云喫白麩者斥北  
面也於是故錦衣衛百戶隨全故光祿錄事錢子勳  
皆以罷間之官益言獻皇帝宜遷葬天壽山下羣臣  
議皆曰不可乃罷上定安陸祠曰顯陵祭如七陵儀  
四年三月命脩獻帝實錄改陵署曰神宮監安陸衛  
曰顯陵衛皆黃屋增拓紅門神廚光祿寺署丞何淵  
復上言獻皇帝乃入繼大統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  
太廟以禰享之疏下禮部議羣臣又以爲不可卽張  
璉桂萼亦以爲不可凡再上上曰豈敢干太廟也惟  
是觀德殿闕於大內祭之日太常不得駿奔朕歉焉

名曰... 卷之三十三 一 三  
璫萼謂席書曰上謂觀德規制未備耳當別立廟不  
于太廟者尊尊親親竝行不悖之道也於是席書復  
會群臣議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  
先公天子之禮父爲士大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  
子諸侯禮也陛下尊爲天子誠宜祭獻皇帝天子禮  
百官陪祀奉常導引備禮極樂皆不可缺臣等請於  
瓦城之東皇城之內擇地立禰廟前殿後寢籩豆牲  
脂歌章樂舞一如天子儀前開神道從闕左門進不  
與太廟同門四孟歲暮以次日祭親盡之期一如孝  
廟亦所以避二宗尊列聖也制曰可戊寅上宣問席

書卿謂親盡之期亦如孝廟者何也席書曰我朝以  
德祖比后稷以太祖太宗比文武皆百世不遷懿祖  
以下則祧獻皇帝與孝宗昭穆同世親盡亦宜祧如  
孝宗上曰獻皇帝別廟矣不與祖宗列昭穆不同門  
室他日於何藏祧如何可申朕世世奉祀之情其再  
議壬午席書上議古者一帝一廟親盡毀我朝同堂  
異室無毀廟事遷主而已太廟之制有殿寢祧室孝  
廟當遷之期藏主祧室歲暮出合祭獻皇帝別廟無  
昭穆遞遷臣以爲親盡之日宜藏主寢殿歲暮出主  
祭如太廟合祭儀上可其奏名廟世廟曰萬子孫世

名山藏 卷之三十三  
世無遷也何淵復奏曰國制左祖右社言社則稷在其中語祖則禘在其中社稷異神尚得同門合祭獻皇與祖宗一氣乃不得同門入臣恐陛下之有所貶也上復下其議羣臣爭論未有所決學士張璠桂萼上疏曰禮左祖右社今端門外左題廟街門識太廟絲此入非卽太廟門也右題社街門識太社絲此入非卽大社門也儀禮所謂每曲揖廟街卽古左曲路耳廟南向門亦南向故祭之日君不下曲門至南向門乃下今所議是與太廟同街非與太廟同門若必絲闕左門入則闕左門亦當改爲廟街門是國門之

左有二祖廟也又周禮建國前朝後市左祖右社我朝兩京建都雖門堂異名朝位寢廟社稷總倣古制古禮圖兩觀在雉門左右爾雅云觀爲之闕許慎說文云闕門觀也徐鉉曰中央闕而爲道故名闕崔豹古今注云闕爲二臺作樓觀其上其狀巍然以懸法象故謂象魏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周禮月朔懸象魏實治民之所也又古禮寢廟社稷出入之路在庫門外左右其去治朝甚遠朱熹曰雉門之外懸法象所以待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是也今端門外有廟街社街門則古庫門也午門左右爲兩闕

門則古雉門也近議繇闕左門入者徒知廟街有干太廟而不思闕左門亦有干朝堂者夫禰廟統祖廟規制減太廟矣同路不同門庸何傷於是上命繇廟街門鑿神宮監以通輦道取通行板輿而已毋厥廣五年七月甲午上諭內閣曰世廟垂成朕心粗愨但觀德殿在奉慈殿後地形墊隘規制尚缺不足竭虔妥靈以準奉先其改建奉先殿東稱朕孝焉八月廟成更撰樂章用文德之舞上既奉安獻皇帝神位復命內閣考求章聖太后謁廟禮大學士費宏等曰不可明制皇后初立有謁太廟禮永樂竇定義正謁奉

先而已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也張璠桂萼上疏曰古者天子后有事於宗廟遞爲獻卽唐開元禮有謁廟文國朝準古亦皆有之所謂廟太廟也其後取便朝夕朔望改建奉先有神位無神主殿也非廟也向者陛下續定皇后冊立儀禮官因循簡便廢高皇帝意臣謂章聖皇太后初至京師中宮皇后冊立皆應行謁廟禮妻從夫婦見舅姑之義也宜再命禮官參酌具儀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自茲以往爲故事亦皇上中興一代制作也費宏楊一清石瑤賈詠曰璠萼所引開元禮前代事其云國

朝禮未定之制也不可爲訓席書曰聖祖所定大婚禮也世廟告成奉安神主大祭禮也觀德殿準奉先殿世廟準太廟皇太后行禮觀德殿可矣石瑤曰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天子未有輕出入况后妃乎后妃入宮後未有無故復出者今太后無故輒出入正門輒來往太廟門非家法上皆不許席書乃言皇太后暫離法官遠出輒城翟車徑太廟過地涉尊嚴車中升降不得坐自如請陛下上下扶持以安太后體既入廟陛下從行事亦曰陛下主斯禮也上乃奉太后以謁世廟改次日祭爲同日六年改觀德殿曰崇

先殿隨全何淵復言世廟樂舞未備舞宜兼文武揚一清言世廟不用武舞讓太廟也又獻皇帝生長太平無武功漢高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奏文始五行舞文帝廟奏昭德舞是也張璠曰漢事不足證三代之君以揖讓得天下者莫如舜書曰舞干羽于兩階干戚武舞也羽籥文舞也卽今太廟之祭異位同堂萬舞有奕列聖具在文德武功孰爲分別臣嘗聞樂舞以佾數爲降殺未聞以文武爲偏全樂舞之數天子八佾佾八人爲六十四人諸侯六佾佾六人爲三十六人降殺以兩大夫士亦如之明制太

名山藏 卷之三十三  
廟文舞六十四人執羽籥武舞如文舞之數執干戚  
王國宗廟文舞三十六人武舞如之是獻皇帝為興  
王時已得用文武樂舞七十二人矣王制曰自天子  
達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孔子曰父為士子為大  
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皇上身天子尊獻皇帝天子父  
廟用十二籩豆樂八佾豈以今日追尊世廟達禮備  
樂反減王國使兩階之容有左而闕右上從之兼用  
文武舞十月上親製顯陵碑七年命張璠等考追尊  
獻皇帝始末彙集成書命名明倫大典楊廷和等論  
罪有差復以獻皇帝尊諡止恭穆二字無異藩王因

加上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遂親製獻皇帝尊  
諡碑文以安陸州陵寢所在特免其民徭役十年封  
松林山為純德山從祀方澤次五鎮是歲言者請建  
安陸州為京師禮官言京師唯天子之都得稱之乃  
改安陸州為承天府縣曰鍾祥如鳳陽故事增廩生  
歲貢與鄉試解額十三年改稱家廟曰隆慶殿十四  
年以世廟迫近河水改建太廟東南更稱獻皇帝之  
廟十七年九月故通州同知豐坊言孝莫大於嚴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請如古者建明堂加尊皇考廟號  
稱宗以配上帝上下其議是時嚴嵩為禮部尚書上

名山藏 卷之三十三  
言明堂之禮經見未詳或言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傳言周道親親故以父配漢唐宋皆用之或言古者郊祭天明堂祭五帝郊以始封之祖有大功於民者配明堂以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我國家論功則太宗文皇帝也論親則獻皇帝若夫殷人稱宗周人稱王天位相承之謂統未有帝宗而不祔廟者臣愚昧不足測斷唯聖人裁焉上下其章再議而曰古人未嘗槩宗君自近代始皇考何不得輒稱宗于是戶部左侍郎唐胄上疏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

上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者謂周公制禮作樂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而已非爲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也故有問於朱熹者曰周公之後何配也曰文王也曰繼周者何配也曰有功之祖也周嚴文王實用德配是以至于成王未嘗移之武王也至于康王又未聞移之成王也漢唐宋之君遞以父配者皆誤識孝經違先王禮昔我皇上纂統之初廷臣固執人後之說于時推明一本力正大倫者席書張璠桂萼方獻夫霍韜數人而已數人於陛下忠臣矣苟可將順豈有愛焉然及何淵



有建廟之議書璵諸臣皆極沮詆奉天法祖豈敢有  
干太廟卽陛下亦云豈以今日復惑邪說陛下必欲  
不廢明堂之制復古禮文則推本太宗皇帝上配於  
昭乃周道也守禮之臣不能推舉以告而乃濫引漢  
唐宋不足法之事爲陛下言臣甚恨之書奏上怒曰  
文皇帝誰祖獻皇帝誰父朕爲人孫子有輕重乎下  
胄錦衣衛拷訊削籍爲民嚴嵩復會羣臣上議考季  
秋成物之旨嚴父配帝之文獻皇帝侑享明堂允合  
周道上曰秋報大典當以嚴父之文爲正奉考配帝  
且自朕始復使羣臣議稱宗皆上言祖始也宗尊也

漢書制曰祖之稱始始受命宗之稱尊尊有德也孝  
經曰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王肅註曰周公于文王尊  
而祀之也古者天子七廟劉歆曰七正法苟有功德  
則祀之不可預爲設數朱熹亦以爲然陳祥道曰父  
昭子穆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無定法者義也禮  
以義起者也惟皇考獻皇帝賜服藩封大隆駿望比  
於西伯篤生聖人光天承序實擬武王臣等以爲宜  
浴宗祀之意加宗皇考配帝明堂永爲不遷之廟上  
又以羣臣意不祔太廟者皆溺詩書古文不能通曉  
乃託爲臣下奏對之詞親製明堂或問頒示羣臣其

名山藏 卷之三十三  
意以爲孔子稱嚴父配天而議者謂宜以太宗配則是降祖爲父矣人成於父羣物成於秋有通義焉故用報以配不爲豐昵不爲忘遠且夫周制配天始文王成康以後不變也將來一世盡一世易亦以獻皇帝爲始如周配文王萬子孫無變也宗者崇也豈必有天下太廟之中祖宗列聖懽聚一堂獨去我皇考一人朕不全四親皇天皇祖之所眷思子子孫孫之所不忍故配帝宜稱宗稱宗宜祔廟於是禮官上言明堂宗廟昭代曠典陛下孝思卓越非臣等所及臣等敢不奉詔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數臣等請

奉皇考祔於孝宗之廟旣上詣視寢室隘乃仍奉主獻皇帝廟時祫則享于太廟是月辛巳上廟號睿宗尊諡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祔太廟禮成當飲福受胙冕旒糾結如交龍一疏冒袞袖正當繪龍之吻若戲珠然上喜曰結者紉也是惟天眷祖考因製福瑞賦辛卯奉帝配享上帝玄極殿其年十二月皇太后崩議遷顯陵天壽山合葬尋已之議南祔其明年上南狩視顯陵旣至享上帝龍飛殿奉獻皇帝配乙酉祭顯陵上悲思瞻顧而作歌焉命其殿曰祿恩上居龍飛殿每一念至如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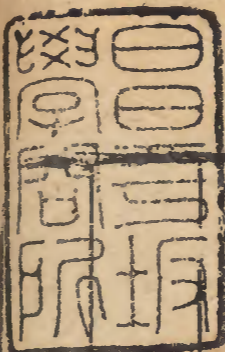
無時也將還召承天父老賜酒肉諭教之詔免承天府田租三歲湖廣五之一工部侍郎顧璘請建聖諭恩詔二碑舊邸升榜額顯親達孝於故陽春樓遂遣勳戚大臣奉慈宮而南祔葬焉其後重建太廟成上又以獻皇帝廟尚在都宮之外乃親定列聖神位昭穆之序奉享太廟以備四親命有司歲享隆慶殿如宗廟禮初顯陵金城之陽嘉靖九年有甘露降至四十一年長至上設二聖神几象一宮其日又降純德山禮官上言皇上誠孝格玄洪庥彌篤山靈薦祉天乳再零宜祭告二聖陵寢以荅神貺從之四十四年芝產獻皇帝舊廟殿柱上曰視顯陵象一宮尤爲親切天眷親德朕曷敢不承乃名廟之前殿曰玉芝宮門曰芝祥前門曰寶慶後寢曰大德殿前殿如太廟奉二聖神位四時歲暮大小節辰設牲帛後寢奉神牀日上食如奉先殿云

臣喬遠曰臣攷大禮之議斷斷乎斐斐乎羣臣之執爲人後也及事孝宗者也思孝宗之德也張桂之徒之執繼統也不及事孝宗者也體世宗之孝也古事成事可以爲案而不可泥以爲式非宮中育也繼孝宗而武宗終無繼也天下有無父之國哉善乎張桂

之推言之也以子帝父古未有也雖舜弗行也不曰  
 為天子父尊之至乎不然何若棄敝屣也古事之是  
 一人執之而異已者為不肖激而成過則臣子難以  
 抗君父今言之中諛者因以希功名雖有石心終同  
 賈售將順不已益而為阿諛禮以義起一何甚焉然  
 而明天子之制作大聖人之孝思疊疊乎至矣

享和榮爽

望月氏藏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册
五〇六	四	六	〇	〇

